



欧洲最后一位自由知识分子  
本雅明唯一自传全新译本

# 柏林童年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志晶◎译

*the Berlin childhood*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邂逅有温度的人与事

本雅明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

——著名哲学家 理查德·卡尼

本雅明把他自己、他个人的气质，投射到了他所关注的全部主要对象之中。他的气质决定了他选择什么去写。他从关注的对象中看到了与自己契合的东西。

——著名学者 苏珊·桑塔格

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优美的散文创作之一，而它却很长时间几乎不为人知。

——德国文学评论家 斯聪狄

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本书作者 本雅明

上架建议

畅销/文学

ISBN 978-7-201-09935-4



9 787201 09935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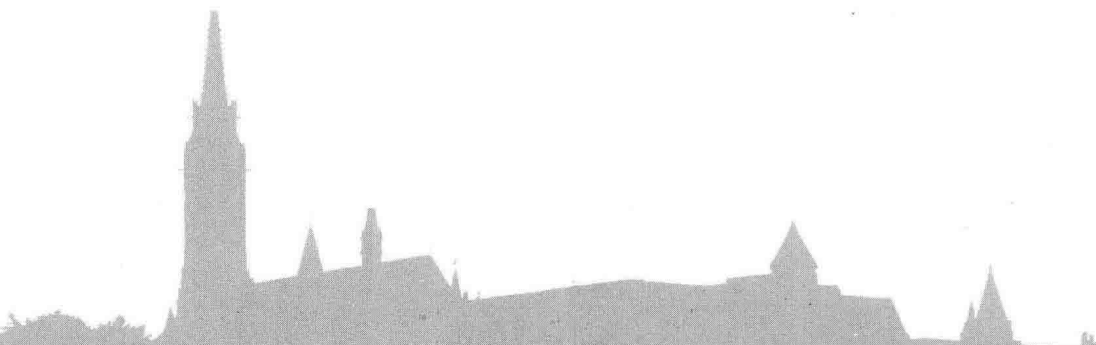
文通天下  
WENTONGTIANXIA

定价：29.80元

# 柏林童年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志晶◎译

*The Berlin Childhood*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林童年 / (德) 本雅明著; 志晶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01-09935-4

I. ①柏… II. ①本… ②志… III. ①散文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86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900×1270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字数: 70千字

定价: 29.80元

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  
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本雅明

## 缘起

伟大的作品中总有着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而文学，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巴乌斯托夫斯基）。越是成长，越会选择百读不厌的名家名作收藏。

这套书所选作品，遴选了欧洲近现代文学大家的代表性作品，代表着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中最精华的人类精神。

从这些书里，你会看到何谓智慧、才华、热情、良知……

大师们的生花妙笔，让我们在用优美流畅的句子构筑起来的精神花园里悠游，不知时光流逝。

你可以随着文字里走进遥远的国度，鸟瞰辽阔的世界，领略

异域风情，沐浴文明之光，结识不同时代的文化名人；

你可以滋养纯真的人性、高雅的情趣、广博的见识，与优美相遇，令心灵升华。

翻开这套书，理解何谓真善美的生活。

跟随大师，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贵族。

## 译者序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德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作家, 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他一生历经坎坷, 去世后却声名鹊起, 其代表作有《单行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柏林童年》等。

本雅明的身份可谓变幻无常, 他既是诗人神学家, 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 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

在纳粹德国, 他是一个犹太人; 在莫斯科, 他是一个神秘主



义者；在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

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正式的职业。

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

本雅明个性独特而又怪异，他可以在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百行字。他思维敏捷，却行为笨拙。

本雅明在40岁时回首往事，写下这本《柏林童年》。但这部篇幅不长的回忆录并不是传统的自传体，而是描述自己青少年时代所认识的柏林，是一本独特的以空间为线索展开的回忆文体。

本雅明声称，他多年来就想在地图上标示自己生活的轨迹。这部作品是以本雅明3岁时由保姆带领上街开始认识柏林写起，依次描述了居住区、广场、公园、游乐场所、学校、剧场以及本雅明后来参加的“青年运动”的聚会地点、与朋友聚会的咖啡馆等，并记述了自己在这些空间的体验。

对于这种写法，本雅明做了说明。他认为，回忆的意识流绝不

会按照时间的流程回溯。

因此，本雅明说：“回忆不应该采用叙事的方式，更不能采用记录报道的方式，而应该采用最严格的史诗的(epic)和狂诗的(rhapsodic)方式。”

“回忆录，即便充分展开，也并不总是等同于自传。这些回忆确实不是自传，即使我在这里仅仅是谈在柏林的岁月。因为自传必须涉及时间，涉及前后关联，构成生活的连续流程。而我在这里谈论的是空间、片刻和片断。”

关于《柏林童年》，就如同王璞先生的解读：

在柏林，他看到的是动物园、各种楼堂馆所、青年团会场、妓院，通往学校的道路、墓地、咖啡馆、网球场、大礼堂……这都不奇怪，令人惊异的是现实中的这一切都被当作浮光掠影，成为一场场梦的点缀。中间穿插着书里面的冒险故事。这样，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背景，那些街道、长廊和房屋变成了通向这个迷宫的信道和标志。

……这些信道在生活最不同的阶段总是把我们引向朋友、叛徒、爱人、学生或老师那儿。

换句话说，柏林无论在他童年记忆中，还是在他的想象中，都带着迷宫的性质，可以供他在里面幻想和迷失。

童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独特美好的记忆，本雅明那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脆弱特性，使他笔下的童年别具趣味。

本雅明于1892年7月15日在德国柏林出生。他的家境优越，父亲是德裔犹太人，做古董生意。本雅明在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恺撒·弗里德里希学校接受教育。1912年他进入弗赖堡大学。

本雅明的学习方法很独特，他涉猎群书，但从来不参加学校的考试。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活跃分子，曾担任过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从事“青年文化运动”。1916年本雅明进入慕尼黑大学，但其学习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仍以自学为主。

1919年，本雅明以“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为题写就的

论文通过了伯尔尼大学评审，从而获得博士学位。

遗憾的是，他向海德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申请教授资格却未能成功，他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被法兰克福大学批为“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

不过颇具讽刺的是，这一论文，后来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从1925年开始，本雅明流亡巴黎，以卖文为生。

1926年，他访问了莫斯科。在这期间，他修订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译稿，并为《文学世界》撰写书稿。

1928年至1933年，本雅明在柏林和法兰克福担任记者，同时也从事撰稿工作。

从1933年3月中旬起，因为希特勒的上台，本雅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他先后去过巴黎、西班牙、丹麦、意大利等地，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关于波德莱尔、卡夫卡的重要著作。

1940年9月26日，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本雅明在法西边

境自杀身亡，结束了其短暂而又坎坷的一生。

正如有人所说，暧昧是本雅明的特性之一。无论是他的身份、职业，还是他的著述和信仰，都是难以确定和分类的。

本雅明以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细腻的融会，为自己的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柏林童年》正是本雅明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柏林童年》基森版与最后稿在内容上有着明显不同，但它们都是本雅明本人亲自整理出来的，在此，将这两稿一并译出。

## 自序

在我于1932年身处国外时已开始明白：我不得不长期甚至是永远地离开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

我曾在内心多次体验过疫苗接种法带来的益处。所以我在这样的境地仍然遵循此法，有意唤起我心中来自童年的画面——那些画面最能在流亡岁月里激起我的思乡之痛。

在此，我的精神不应由思念的情感主宰，如同健康的身体不能由接种的疫苗主宰一样。我努力对这种情感进行节制，不是为了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而是为了从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对往日的时光进行追忆。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只能展现经验的连续性而无法使经验的深邃内蕴凸现的要素彻底隐退了，我的家人和儿时同伴的整个外形容貌也随之隐去了。相反，我努力不加疏漏地去捕捉大都市在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孩子心中所留下的鲜明印记。

我想，虽然这样的画面还没有获得特有的表达形式，如同数百年来在回忆乡村童年时对田园情感的倾诉那样，但是它们可能会有自己特有的某种命运。但这些我童年时代的都市画面却与之相反，或许它们能凭其内在意蕴将未来的社会经验预先展示出来。

至少我希望，可以从这些画面中看出，在以后的成长中，其主人公多大程度地失去了他童年时曾有过的依凭。

## 目录

### 第一稿（基森版）

- |                           |                |
|---------------------------|----------------|
| 姆姆类仁 / 003                | 一则死讯 / 079     |
| 动物花园 / 010                | 孔雀岛和格灵尼克 / 082 |
| 西洋景 / 018                 | 花园街12号 / 088   |
| 胜利纪念碑 / 023               | 识字盒 / 098      |
| 电话机 / 029                 | 柜子 / 102       |
| 捉蝴蝶 / 033                 | 学生图书互借 / 111   |
| 出游与回归故里 / 038             | 捉迷藏 / 117      |
| 情窦初开 / 042                | 幽灵 / 120       |
| 冬日的早晨 / 045               | 聚会 / 124       |
| 斯德格利兹尔街与根蒂纳尔街交汇处的街角 / 049 | 乞丐与妓女 / 132    |
| 科诺赫先生与普法勒小姐 / 055         | 不幸事件和罪行 / 136  |
| 马格德堡广场边上的农贸市场 / 059       | 针线盒 / 143      |
| 发高烧 / 062                 | 圣诞天使 / 149     |
| 旋转木马 / 072                | 两支铜管乐队 / 153   |
| 水獭 / 074                  | 驼背小人 / 157     |



## 最后稿

内阳台 / 165

迟到 / 171

少年读物 / 173

冬日夜晚 / 177

弯街 / 179

色彩 / 183

月亮 / 186

本雅明年表 / 191

## 第一稿（基森版）

哦，冬日童年里的甜蜜，  
都浸染在那被阳光烤得焦黄的胜利纪念碑之中。



## 姆姆类仁

类仁姑母(Muhme Rehlen)曾在一首古老的儿歌中出现过，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姆姆(Muhme)的意思是什么，因而在我的眼中，这个人物就幻化成了一个精灵：姆姆类仁(Mummerehlen)。虽然这样的误解会带来一些消极意义，比如使我看不清世界的面貌，但它同时还具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使我踏上了通向其内里

的路途。任何外在的变动就其内里而言，都是合理的。

有一次，人们谈论铜版画(Kupferstich)时被 I 无意间听到。第二天我就将自己的脑袋伸到了凳子下面，自以为这就成了一幅铜版画(Kopf-ver-stich)<sup>1</sup>。假如说我由此改变了自己本身和词语的意思，那么，我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在生活中立足而做了必须做的事。我抓住机会学着把自己裹入(mummen)<sup>2</sup>到那些模糊得如同云雾一般的词汇之中，发现相似事物的这一天赋原本就是过去那种强制行为的极小残余，即变得相似并掌控自己的行为。这种强制是语汇施加给我的，那些语汇使我与居所、家具和服装变得相像，却从不像我自己，更没有把我变成有教养的典范。所以，一有人让我放松地展现自然形态时，我就完全不

---

1 “铜版画”(Kupferstich)一词在德语中的发音与“藏起来的头”(Kopf-ver-stich)类似。

2 “裹入”(mummen)这一动词在德语中的发音恰好与名词“姑母”(Muhme)相同。

知道该怎么做。

那是我在一次拍照时遇到的情形。当时，亚麻布景、坐垫、灯座似乎夺走了我的目光，它们想要将我的成像拉进去，如同阴间的影子渴望获得献祭动物的血脉一样。最终，人们给了我一张照片，照片背景为阿尔卑斯山。人们将我的右手放在云彩上方，同时，我的右手中必须举着羚羊胡小帽，将横贯的雪峰置于阴影之上。

不过，照片上我的脸上从室内棕榈树阴影中展现出的阴沉目光，比起画上那个阿尔卑斯山小孩嘴角刻意展露的笑容要更加郁郁不振。那些室内棕榈树可以在摄影师工作室里看到，这样的工作室里有小板凳、三脚架、织花壁毯和画架，这些使它们看起来有些像密室和刑讯室。

我的右手拿着一根拐杖，从正面可以看到拐杖的球形握手，

捏手向后倾斜，它的后方是一束被人特意安上去的鸵鸟毛，我的左手以娴熟的优雅动作托着一顶巨大的墨西哥宽边草帽。我就这样站在那里，没有戴帽子。

穿着束腰紧身服的妈妈站在画面外的门卫身旁，看上去十分紧张。她打量着我那身到处配有饰带的外套，好像是从一本时装杂志上模仿而来的，像一个裁缝师那样。而我却因为要与周围的一切相协调而变了模样。

在家里时，我就像栖身于十九世纪的贝壳里的一个软体动物，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就像一只空空的贝壳，无比空洞。我将它放在耳边，却没有听到战场上的炮声轰鸣，没有听到奥芬巴赫<sup>1</sup>创作的舞剧音乐，也没有听到中午人们在股市大厅里发出的叫喊

---

1 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歌剧音乐作曲家，德国人，后入法国籍。

声或工厂主发出的号响声，甚至连马匹踏过石子路面的马蹄声或卫兵仪仗队行进时播放的进行曲都没有听到。

我听到了什么？我听到的是人们把灰炭从铅皮桶放入铁炉时，灰炭燃烧发出的短促的滋滋声；是人们点燃煤气灯时，煤气灯发出的闷闷轰响；是街上车辆经过时，铜箍与灯罩碰撞发出的叮当声。

除了这些意外，我还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比如前后楼梯的门铃发出的声音，以及钥匙圈相互碰撞发出的叮当声。我在最后听到的是那首短短的儿歌。“有一些东西我想讲述给你，一些关于姆姆类仁的故事。”虽然诗歌的词句变了样，可它体现了我整个被扭曲了的童年世界。

以前在里面的那位类仁姑母在我第一次听到那些歌词时就已经不知去了哪里，而姆姆类仁更加难以寻觅。有时我猜想她在盘



子上那游弋在大麦粥或西米粥的热气中的猴子图案里栖身，为了能看见盘底的猴子图案，我喝下了那些粥。

也许她住在姆姆湖<sup>1</sup>里，那静静的湖水就是她灰色的披肩，将她包裹。我不知道人们对我讲了——或仅仅是想讲——什么关于她的事。她像小玻璃球里的雪片一样，是飘居在事物内里的无声地吸引着人的小碎片，每当我用水彩描画时，我自己也被带入其中。我调出的色彩在我准备用它描画之前，已经将我裹入其中。这些湿润的色彩在调色板上交互渗透，这时，它们在我眼中就好像是一些正散走的云层，我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沾到毛笔上。

不过，在所有东西中，我最爱画的是中国瓷器。虽然那些花瓶、瓦罐、瓷盘和瓷桶都只是一些廉价的东方出口物，但它们的

---

1 姆姆湖(MummeIsee)，一个小湖，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黑森林北部。

外观五彩缤纷。这些东西深深地吸引着我，好像我在那时已经懂得了故事的要义是什么。这故事源自中国，在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它又一次引领我去开启姆姆类仁之谜。

故事讲述的是一位老画家向友人展示他的新作。画作中有一个花园，一条狭窄的小径从池塘边穿过下垂的树枝通向一扇小门，小门后面有一间小屋。就在朋友们四处寻找这位老画家时，他却消失无踪。他在画中，沿着那条狭窄的小径慢悠悠地走向那扇门，在门前静静地停住脚步，微笑着侧过身，在门缝里消失了。

我也曾像这样进入到画中，那是一次我在用毛笔描画碗盆的时候，我随着一片色彩进入到了瓷盆中，感觉自己与那瓷盆没有什么不同。

## 动物花园<sup>1</sup>

对一座城市不熟，不能说明什么。但如同在森林中迷失一般，在一座城市中迷失方向，就与训练有关。在此，对那位迷失者来

---

1 动物花园，是柏林市中心的一个森林公园，十八、十九世纪时是皇家狩猎森林，后来才对一般市民开放。

说，街巷名称听上去必须十分清脆，就像林中干枯嫩枝发出的响声，而市中心的小巷必须清楚地映现每天的时辰，如同峡谷一样。

我后来才学会这样的艺术，它实现了我的那种梦想，我涂在练习簿吸墨纸上的迷宫是该梦想的最初印迹。不，在它们之前还有一个延续更久的迷宫，里面并不缺阿利亚德娜<sup>1</sup>，那才是最初的印迹。它里面的路跨过了本德乐桥，对我来说，本德乐桥缓缓的桥拱是第一座“山坡”。

我的目的地离“山脚”不远，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和路易丝王后雕像。它们置身于一个圆形底座上，仿佛被前方水槽留在沙地上的神秘曲线紧紧吸住了一般，周围的一片花圃醒目地托出它们。

---

1 阿利亚德娜，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她用线团帮助情人忒修斯逃离了米诺斯迷宫。

比起这两位统治者，他们的底座更加令我关注，虽然我那时对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还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底座上发生的事离我更近。那宽大、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而平庸无比的前广场，让我觉察出定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存在于这个迷苑里，而且这个前广场就是这座花园最奇妙的地方，它离那条走豪华马车和出租马车的林荫大道只有几步之遥。

我很早就对此有预感。这里或距此不远的某处一定是阿利亚德娜曾待过的地方。我第一次（而且永志不忘）领悟到了当时尚不能诉诸言语的东西——爱，就是在她的附近。可惜，那位“小姐”<sup>1</sup>直接出现在它的源头，并将它笼罩在冷冷的阴影之中。就这样，这个公共花园对幼时的我用一些难以理喻、无从入手的东西将它真正的面容隐去了。尽管在孩童们看来，它比任何其他公园

---

1 在本雅明儿时教过他的女教师。

都要敞开。

儿时的我很少能够辨识池塘里的各色金鱼；我本以为“宫廷猎手大街”这样的名字很有意思，结果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多少次寻找过那片灌木，我明明曾在那儿看到过一座有红色、白色、蓝色尖顶如同一个七彩积木箱的小卖部，但结果皆是徒劳；我对路易·斐迪南(Louis Ferdinand) 王子的爱戴，总是在他雕像下的第一丛藏红花和水仙花开放时，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复苏。

我和花丛中的王子被一条小溪隔开，对我而言，它们仿佛立于一顶玻璃罩下，是如此地可望而不可即。运河流水滋润着这片野草地上长着的鲜花。路易丝·冯·蓝岛(Luise von Landau)死去前一直坐在我的邻桌，现在我终于明白她注定住在那片小小野草

地斜对面的绿茨福河岸<sup>1</sup>的原因了。

后来我从别人那里懂得了不少东西；也发现了一些新角落。但没有一次经历，没有一个女孩，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告诉我这些新东西。

直到三十年后一位和我一样长时间远离柏林的朋友回来了，他熟悉柏林，号称“柏林老农”。这位朋友回归故里，引领着我，我们沿小道在这座花园中穿行，在它的小径上撒满沉默的种子。即便这条路不能将我们引向“众生之母”，至少会将我们引向这座园林的“花园之母”。

他走在前面，这条小路越来越陡。他踏在沥青路上的脚步激起一阵阵回响。煤气路灯那暗黑而迷迷蒙蒙的灯光照射着我们走

---

1 绿茨福河岸，市区运河边的一处河岸，离动物花园不远。

过的石子路。

我们头一次按照其原有的样子对花园别墅里那窄小的阶梯、柱式前厅、雕饰花纹以及柱顶过梁逐一加以辨认，特别是那楼梯间，虽然居室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里面的窗玻璃还是原来的样子。

每次我放学后爬那楼梯中途停下时，楼梯上的那些诗句便填补了我心跳的间隙，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它们朦朦胧胧地从窗玻璃上沁入我的眼帘，玻璃上画着一个手握花环的女人，她飘逸地从壁龛走出，如同西斯廷圣母一般。

我用拇指勾着书包带将它甩到肩后，一边喘气一边念：“劳动是公民的光荣，幸福是辛苦的酬劳。”“嗤”一声，楼下的大门关上了，仿佛魂灵从其落入的坟中回到了屋里。



一扇彩色窗棂敞开着，外面也许在下雨，而随着雨点的节拍那阶梯不断向上延伸。当时那里的男童塑像和果树女神，以及卡尔雅蒂德和阿德兰特<sup>1</sup>都曾注视过我，不过，此时使我觉得最亲切的是其下方的男女看门神，它们守护着人世之门或是屋宇的庭院，尽管它们已积满尘埃。

它们一如既往地等待着，等待早已被它们视为自己的使命，不论是等待一个陌路人、旧神的重归，还是等待那个三十年前溜过它们身边的背着书包的小孩。柏林的老西区在这些雕像的映衬下成了古代的西方。

从那里来的西风吹向兰德维尔运河里载着赫斯佩里登<sup>2</sup>的苹果

---

1 卡尔雅蒂德和阿德兰特是西方古典建筑中的神像柱，卡尔雅蒂德是女性，阿德兰特是男性。

2 赫斯佩里登是希腊神话中的众女神，负责看守金苹果园。

的拖船，它们慢慢沿着运河向这边驶来，在赫拉克勒斯桥<sup>1</sup>边上停泊。此时，长蛇<sup>2</sup>星座和馁梅亚狮子座(der Nemeische Loewe)又在大星座<sup>3</sup>周围的丛林中各居其位了，和我童年时代时一样。

---

1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桥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峽大桥。

2 长蛇(Hydra)，希腊神话中的蛇妖，据说有九个头。

3 大星座(der Grosse Stern)是一个星座的名称，也用来称呼柏林动物园里胜利女神之柱所在地的圆转盘。

## 西洋景

银幕和座位都是按照圆形展开的，所以不管你在哪个位子坐下开始观看西洋景中的画面，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因为每幅画面都会经过所有座位。这是最吸引人的一点。人们坐在这样的位子上，通过两个洞口观望里面的画面，那画面映现在远处黯淡的背景上。无论如何，都会有座位空着，特别是在我童年将要过去的

时候，因为那时已渐渐不流行看西洋景了。

那时，人们习惯在半满的棚子里观看电影，借此周游世界各地。后来，音乐破坏了人们畅想正在接近的画面，使人在看电影时显得昏昏欲睡，而西洋景里是没有这样的音乐的。

尽管西洋景里的那种微弱声响——那是一种铃声——有点儿吵人，但在我看来，比起那些造作而故弄玄虚——为绿洲田园或残垣废墟配乐时选用丧礼进行曲——的音乐，却实在好得太多。在一幅画面颤颤地跳离时，为了给下一幅留出位置，都会先出现一个空格，此时就会响起铃声，它仅持续几秒钟。

每当这样的铃声响起时，充满感伤的离别情绪便深深地浸透着整座巍巍的山峦，远方那如画般的土著人，火车站泛黄的浓烟，都市里那明净的窗棂，以及葡萄园里的每一片藤叶。我再一次确信（因为我之前每次看到第一幅画时差不多都如此），我是

无法仅凭这一轮观望就将那些美景佳处尽收眼底的。所以我决定第二天还要来——但是这一决定从来没有付诸过行动。木柜将整个后面的布景与我隔开，就在我还犹豫时，它晃动了起来，随即小框框里的画片晃晃悠悠地消失在左侧。

西洋景艺术盛行了较长的时间，它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十九世纪，而那正是彼德迈耶尔风格<sup>1</sup>流行的时期。达盖尔<sup>2</sup>于1822年在巴黎推出了他的全景画观赏棚。

从那以后，在繁华街市和林荫道上都能看到这种发出清晰亮光棚子，它们成了将未来与过去集于一身的透明观赏物。故作风雅逗留在书报亭的人和艺术家都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待着。

---

1 彼德迈耶尔风格(Biedermeier)是一种艺术潮流，于1815—1848年间盛行于德国。

2 达盖尔(Louis Daguerre, 1787—1851年)，法国画家，也是摄影发明者之一。

后来，这些地方就成了厢馆，小孩会在里面迷上地球仪。能在西洋景中完整地看到那最奇妙、画面最多姿的子午线，它是地球仪的圆形线中最令人愉悦的线形。

欣赏优美城市景象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我才第一次踏进这样的观景棚，不过此时观赏全景画的迷人之处丝毫未减，而这种观赏的最后观众便是小孩。因此，有一天下午，当我面对埃克斯这座透明清晰的小城时，小孩子们会对我说，那棕绿色光线透过梧桐树叶照在米拉波广场上，我不是曾有一次在那光线里游戏过吗？是的，那是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一段时光。

旅行时邂逅的遥远世界并不一定是陌生的，而且由它引发的渴望并不一定让人有浪迹天涯的欲望，有时更是那种想要默默回家的愿望。这就是旅行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的地方。也许这种效果是煤气灯的光线引发的，它的光线非常柔和地向四处洒去。

如果赶上下雨天，我便没必要停留在那块告示牌前。告示牌上有两行字，它会以五十为一组将正在放映的五十幅图片及时标出——我走进放映棚，继而发现那种挪威海岸边峡湾里椰树下的亮光，与晚上我在做家庭作业时将斜面书桌照亮的灯光如出一辙。

灯源系统偶尔会突然发生故障，这时就会有那种罕见的微光出现，那美妙景观里的色彩完全消失于微光中。灰色天空之下，它默默静卧。即便是这样，只要我稍加留意，好像依然可以听到里面的风声和钟鸣。

## 胜利纪念碑

胜利纪念碑矗立在宽阔的广场上，就像月历上随着最后一个色当纪念日<sup>1</sup>的到来，本应被人们撕下的被描红的日期。我小时候

---

<sup>1</sup> 色当纪念日指的是1870年9月1日，那一天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战役中战胜了法国。该纪念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废除。



是无法想象一年中没有色当纪念日的。色当战役结束后剩下的就是每年的阅兵式了。因此当1902年在布尔战争<sup>1</sup>失败的克吕格尔<sup>2</sup>大叔坐车行进在陶恩特钦恩大街<sup>3</sup>时，我和我的家庭女教师也加入了前去瞻仰的人群里。

这位先生靠在软垫上，头上戴着一顶大礼帽。人们都说，他曾“指挥了一场战争”，无法不钦佩这样的人。而我当时觉得这样荣耀的事并不是完满无缺的；如果这个人赫赫有名的原因是他“指挥了”一头单峰骆驼或是一头犀牛，又会如何？还能在色当战役之后出现什么伟业呢？世界历史好像随着法国的战败沉入到了它辉煌的坟墓中，竖立在上面的墓碑就是胜利纪念碑，那些胜

---

1 布尔战争指那场布尔人对英国人的战争，由克吕格尔领导。

2 克吕格尔，1902年布尔人（南非的荷兰后裔）对英国人战争的领导者。

3 陶恩特钦恩大街是一条主要街道，位于柏林市中心。

利大街<sup>1</sup>都通往这里。

我曾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登上过那宽宽的台阶，它们通向纪念碑上那些大理石雕成的君主们，但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露天阶梯会使我后来马上觉得和有些尊贵的阶梯完全相同。接着，我转向那两位在左右两边为纪念碑背面添彩增色的随从，我会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与其主子相比，这两个随从雕像所处的位置要低一些，因此人们很容易地就能将其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如同碑上的两个随从从未远离他们的主子一样，我父母离当下统治者也不远。

不过，那位用手托着由其掌管的大教堂的主教雕像，才是我在这里面最喜欢的，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将小学生与国家政要之间

---

<sup>1</sup> 胜利大街，指伸展在胜利纪念碑周围的道路。

那难以丈量的沟壑填平了。我用石制积木就能搭出他手中的大教堂，因为它实在太矮小了。

接着，我在每次看到圣女卡特琳娜<sup>1</sup>的雕像时，都要去看一下她的轮子；我在每次看到圣女芭芭拉<sup>2</sup>时，都会对她的塔楼加以注意。人们觉得应该将胜利纪念碑上雕饰物的由来告诉我。但我对于那些作为饰物的炮筒存有一些疑问：是当初法国人将用金子做的大炮推进了战场？还是我们用从他们那里掠来的金子做成了这些大炮？

在我那本精心制作的有关这场战争编年的画册里也出现了同

---

1 圣女卡特琳娜，被罗马皇帝以轮刑处死，但轮子却在施刑时自行崩裂。于是轮子成了这位圣女的象征。

2 圣女芭芭拉(Heilige Barbara)是在公元306年被以扔下塔楼的方式处死的。于是她的名字就与塔楼连在一起了。

样的情形。因为一直没有完成它，所以我长时间对此难以放下。我对这样的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非常了解那场战争的进程。尽管如此，我还是因为该画册嵌上了金色的封面，而对其失去了兴致。

不过，那批胜利纪念碑底部回廊中的微光更让我反感，它是从湿壁画上的金色泛出的。这个回廊被从墙上反射出的微光充斥着，因此我从未踏进过那里。我担心多雷<sup>1</sup>为但丁《地狱》所作的铜版画中的场景会在那里出现，它总是让我满怀恐惧。

我感到，那帮被树桩碾得血肉淋漓、被飓风抽打、被大块冰山冻住、在昏暗的坑道里受罚的人，与那基座回廊里闪烁出辉煌业绩的英雄们一样默默地声名狼藉。所以实际上这个回廊就是地

---

<sup>1</sup> 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年), 法国画家, 以为《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作插图而著称。

狱，有力地反衬着那群围在碑顶上光彩夺目的胜利女神四周的受到恩宠的人。

有时候一些参观者会站立在回廊上，我觉得，他们在天空的映衬下，和我的贴画本里描上黑框的人物一样。在描上这样的黑框后，为了把那些小偶像贴到花束后、大门上和梁柱间，或我喜欢的其他任何地方，我的手上不正是拿着剪刀和胶水吗？

## 电话机

我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最开始通电话时，话机里的回音听起来与今天的非常不同，不知这是因电话机构造本身造成的，还是因为记忆的缘故。那是夜晚的一种声音，缪斯没有为它报信。那声音完全出自万物诞生之前的那个夜。

电话机是我的孪生兄弟，与我同日同时出生，电话机里潜藏的声音仿佛是一个新生儿。于是，在其辉煌发展的最初几年，我亲身经历了它是如何慢慢战胜人们的怠慢的。后来，当曾在客厅里称雄的枝形吊灯、盆栽棕榈、壁炉屏风、雕花灯台、墙托架和飘窗护栏早已退出和销声匿迹时，阴暗过道里的电话机像传说中被放逐山谷又胜利归来的英雄一般，耀武扬威地迁入了年轻人居住的房间，那里的光线充足而明亮。

电话机对年轻人而言是他们寂寞中的安慰，它将最后一线希望带给失望地行将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将温暖与被离弃的人分享。大家在眷恋着它，或如同犯罪的人一般，哆哆嗦嗦地期待着铃声响起，因此，它在想着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

如今许多使用电话机的人对于它在刚出现时给家庭内部造成

的巨大灾难并不知情。每当某个同学在中午两点到四点给我打电话时，那电话铃的响声听上去简直就像警报声，它不仅打扰了我父母的午休，而且还侵袭了那个他们感到可以心安理得地午休的历史时代。

对此，父亲常常产生与有关管理机构不同的看法，他甚至在投诉机构怒不可遏地大发脾气并对对方进行威胁。其实那个电话机手柄才是父亲真正的发泄对象。他可以连续几分钟一直摇那个手柄，这时候他的手简直无法控制，就像一个沉浸于迷狂状态的教徒，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我肯定，这时手柄摇出的电流会让电话机那头没有处理好该事的女话务员受到被击倒的惩罚，这让我心惊肉跳。电话机在那个时候受到了压制和排斥，它被挂在一边是摆放脏衣服的箱子、一边是煤气表的过道深处不起眼的角落里。在那里，原本就让人



恐怖的氛围被响起的电话铃声放大。

每当我摸索许久，穿过暗黑的过道，软弱无力地拿下那两个重得像哑铃一样的听筒，并将头嵌入其间只为结束那急促难忍的铃声时，我便只能听任话筒里那个声音的摆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话筒里的这个声音对我的强行操控是难以抵御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削减，它掠夺了我就时间、计划以及义务所进行的思考，还摧毁了我特有的想法，我却只能无力地承受。我彻底听从了电话机那头向我发出的第一个最佳建议，如同彼岸被声音操控着的载体也在乖乖听命一般。

## 捉蝴蝶

在我上小学之前，每年我们都会去郊外的夏季别墅住一段时间，偶尔还会外出旅游。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会由少年时卧室墙边的大箱子想起那些别墅，因为箱子里存放着我早年收集的蝴蝶标本。

那里最早的几帧标本是我在酿酒山山间别墅的花园里采集的。甘蓝菜白粉蝶的边部已经碰坏，黄翅蝶的翅膀有点儿亮过头，它们将我带回了那令人兴奋不已的捕猎时光。那时候飞舞的蝴蝶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就将我从整齐的花园小道引到了荒野。

荒野里，树叶与阳光、清风与花香好像下定决心要帮助蝴蝶飞舞，而我完全陶醉在这样的情景里。几只蝴蝶扑簌扑簌地飞向一朵花，在上面停下。我将捕蝶网举起，等待花朵魅力对蝴蝶双翅产生驱停效力。可是，它却轻拍翅膀从侧面溜走了，再无动于衷地在另一朵花的上面停下，接着又如同刚才那样，对这朵花连碰都不碰一下就突然飞走了。

我本可以轻易地抓到它们。所以，每当这些狸蝶或水贞蝶用稍许逗留、犹豫不定和摇摇摆摆来捉弄我时，我多希望自己能在光和空气中隐身，以便能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并擒获它们。

后来，我是这样将这个愿望付诸实现的：随着我所迷恋的那对翅膀的每次舞动或摇摆，我都让自己跟着起伏。在我们之间那个古老的猎人格言开始起作用：我越是调动自己的每一根肌肉纤维去贴近那小动物，越是在内心将自己想象成一只蝴蝶，那蝴蝶的一起一落就与人类的一举一动越发相似，最后将这只蝴蝶擒获就仿佛是我为了回归人形而不得不付出的唯一代价。

每次当我抓住蝴蝶以后，若要回到放着标本箱的地方须得穿过一条很难走的路。箱子里装着药棉、乙醚、彩色大头针和镊子。

此时，在我身后的那个猎场中，草都倒了，花被踩折了，那个猎人也抛掉了自己的捕蝶网。这一切是多么的狼藉不堪！那只受惊的蝴蝶面对如此的破坏、野蛮和粗暴，虽然变得战战兢兢，却依然妩媚地在网中一个褶起的部位躲着。

在艰难的回营路上，那些死去的生灵进入了猎人的意识之中。蝴蝶与花在他眼前用那种陌生语言交流，他从中领悟了一些天则。因此他的杀生欲消减了，而他的信念却得到了很大扩充。

今天一个名字浸透了当时那只蝴蝶飞舞其中的空气。几十年来我自己从未说起过它，也再没有听谁提起过。其中蕴含着的一些无以名状的东西使成年人无法探究孩提时代的一些名称。这种对它们的长时间沉默使这些名字变得神圣。因此，酿酒山这个名字便在满是蝴蝶的空气中颤颤巍巍地飘忽着。

我家的夏季别墅就位于波茨坦边上的酿酒山上。当年山上的酿酒场现在已经彻底找不着了，因此这个名字也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吸引力。现在，它最多算是一座山丘，有蓝色<sup>1</sup>烟雾缭绕。它

---

1 “酿酒场”(Braeu)与“蓝色”(Blau)在德语中发音相近。

每到夏天就耸出地面，好让我和父母住在上面。

因此，在我童年时代，波茨坦的空气是如此的蓝，就像一只利摩吉城<sup>1</sup>的景泰蓝碟子，上面散布着飞舞着的悲衣蝶、红峡蝶、晨光蝶和粉蝶，耶路撒冷的平屋顶和城墙在深蓝底色的映衬下会展现在这种碟子上。

---

1 利摩吉城，法国中部利摩辛地区的中心城市，以生产瓷器和景泰蓝而著称。

## 出游与回归故里

夜晚，在人们还没有全部入睡时，照在卧室门上的光线难道不是那最初的出游信号吗？它难道不是闯入儿童充满憧憬的夜间世界的光线吗？如同后来闯入了公众的夜间世界的舞台帷幕上的光圈一样？我感到，那时梦幻之船常常是冲破了拍打海岸的惊涛和嘈杂人言的巨浪，在我们的床前摇晃着将我们接走，并在一清

早放我们下船。那时，我们是如此的心旷神怡。

那是在嘎嘎作响的马车里完成的。马车沿德维尔运河前行，有人上来或下去，突然车里的我变得心情沉闷，因为无聊尴尬地挤坐在一起渐渐让我感觉悲哀可怜，而且这种情况没有尽头，如同某个没有在晨曦里退去的幽灵一般，出游的气息也无法将它吹跑。

不过，这种悲哀感延续的时间不长，因为我在马车经过萧塞路 (Chausseestrasse) 之后，便又很快想着我们乘坐火车的旅行。

雾气中两根轨道交接在一起的地方比任何一种都更远，而之前看清的近处也随之退隐。居室展现在回忆面前，有些地方变了样。

在我们刚迈进德国铁路局火车的车厢，将脚放在踏板上时，随着地毯被卷起，沙发被罩好，枝形吊灯被收进麻布袋，



从百叶窗透进昏暗的光线，对生人的脚步、对不自然的步态的揣测，便得到了想象力驰骋的空间。也许，不久那生人就会蹑手蹑脚地通过过道，将行窃的痕迹留在一小时前被周密撒好的粉末上。

因此我每次度假返回时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如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对我来说，与我家西面已变暗的居室相比，里面已点着灯——自己不用去点燃——的最后一处地窖洞穴是让人十分羡慕的。因此在我从哈能克里(Hahnenklee)或邦辛(Bansin)返回时，那些车站庭院提供给我的庇护地是如此狭小且让人感到悲哀。当然，市政当局重又将这些庭院纳入了管辖之列，好像它们在对表示愿意提供给人帮助感到后悔。

然而，要是火车在这些庭院前犹豫不进的话，那是因为在我们快要开进去前出现了一个禁止我们驶入的信号。至今，等所有

人下完车所需的数不尽的分分秒秒，仍然如在眼前。也许有些人对这点点逝去的时光根本不在意，如同不在意遗留在庭院里残墙上的窗棂，以及窗后点着的灯火一样。

## 情窦初开

在一条常常在夜间漫游的马路上，我惊异地发现：对异性的欲望在某种奇异无比的感觉里萌发了。

那是在犹太人的新年，某处举行礼拜活动，父母决定送我去参加。因为我的妈妈出于家庭传统对新教的感观还不错，所

以我猜测那应该是一个新教教派的活动。大人们为此特地将我托付给一位远亲，由他送我前往。而我那天不知是没有记住这位远亲的住址，还是在他家附近迷了路，反正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我还在漫无目的地乱走，越来越觉得根本不可能找到他的家。

因为门票在那位远亲手里，这样一来就无法在犹太教会堂为我做任何仪式了。事情变得糟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几乎不认识那位远亲，因而对于要听命于他有些抵触，二是我很反感只会让人不知所措的宗教仪式。

一股担心的躁动在我不知所措且毫无主意时涌遍全身——“太晚了，去不了犹太教会堂了”——与此同时，就在这股担心消失之前，全然无所谓第二股涌动又在心中升起了——“这些都与我无关，随它去吧”。这两股涌动在那首次感到的性欲冲动

中直接汇聚，使得马路的撮合私通的角色与对宗教礼仪活动的玷污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

此时此境，让我首次感到马路应该为初开的情窦服务。

## 冬日的早晨

每个人都有一个仙女，自己可以向她许愿，但是还记得自己曾经许过什么愿的人很少。所以，即使这些愿望在日后生活中实现了，也很少会被人察觉。我的那个被成全了的愿望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不想说，与童话里的孩子所许的愿相比，它更机巧伶俐。

当手电筒的灯光在冬天清晨的六点半向我的床头移来时，女佣的身影被投到天花板上，我的心头便涌现出了这个愿望。很快壁炉里燃起的火焰便涌向我这里，它被煤块挤得无法动弹，如同被挤在一个过小的匣子里。

虽然这个与我挨得很近的小匣子没有我高大，但正在开始形成的火焰却蔚为壮观，而女佣伺候它时弯下的腰则必须比伺候我时更低。做完这些事后，女佣就把一个苹果放到炉膛里烤。很快跳动的红色火焰就把炉门的栅栏映在楼板上。

面对这样的画面，依然十分疲倦的我感到这一天已经心满意足了。冬天早晨的这一刻都是这样，唯一会在那时打搅我与卧室内物件亲近的就是女佣的声音。在还没有拉起百叶窗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拉开炉门的插销，想去看看那个苹果在炉膛里变成什么样了。

有时候苹果的气味还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于是我就满怀耐心地等着，直到我觉得已经嗅到仿佛来自比圣诞夜树的芳香更醇厚、更隐匿的泡沫般的酥松的香气。

那个苹果就躺在那里，那个黝黑而暖暖的果实是多么熟悉却还是有点儿变了模样，就像我身边的一个好友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又回来了一样。那次旅行发生在漆黑炙热的炉火之邦，我一天所能遭际事物的所有香气都被这炉火浸染在这个苹果中。

每当我将那个两颊发亮的苹果捧在手心，并因此感到暖烘烘时总是迟疑地不愿咬下去。这无足奇怪，因为我感到，一旦咬下去，苹果的香气里所含有的隐隐的讯息就会轻而易举地从我的舌尖溜走。

有时这种讯息还会长久地勉励我，甚至在上学的路上给我以慰藉。到了学校，在我碰到书桌时好像疲倦加倍地向我袭来，随



即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愿望：要好好睡个够。这个愿我应该已许过千百次，而且后来它真的实现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时的我能有个工作、有个固定收入的希望总是落空。

## 斯德格利兹尔街与根蒂纳尔街交汇处的街角

那时，这样的姨妈形象会出现在每个人的童年中，她们已经再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房子了。每当我们和妈妈一同去看她们时，她们总是戴着同一顶黑色小帽，穿着同一件真丝外衣，坐在同一把靠椅上等候在那里，从同一扇飘窗里向我们示意，如同仙女使整座山谷映现她的身影却无须落下，统辖整个街区却

无须亲临战阵一样。

雷曼(Lehmann)姨妈就是这样的人。她可以一辈子固守在这座高悬于斯德格利兹尔街与根蒂纳尔街交汇处的挑楼上，雷曼这个本分的北德家姓于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三十年来的城市变迁几乎没有波及这个街角。只是在此期间，对于那时还是孩子的我而言，街角笼罩着的那幅面纱已经落下：那时我将这条街叫成“金翅雀”，而不是斯德格利兹尔<sup>1</sup>。

而雷曼姨妈不正像一只住在笼子里会说话的鸟儿吗？每当我走进这个笼子时，那只黑色小鸟叽叽喳喳的声音往往已经充满了笼内，她以前飞遍了自己家族在各地分布的所有农庄和巢穴，将当时往往完全相同的农庄和家族的名称都记在脑中。逊

---

1 “斯德格利兹尔”(Steglitzer)这一街名与“金翅雀”(Stieglitz)在德语中的发音相似。

弗利斯，林登海姆，兰兹贝尔格，拉维策尔以及斯达加德这些家族之间的亲属关系、居住地点、吉凶大事都为姨妈所熟知。过去这些家族曾居住在麦尔克斯和麦克伦堡地区，以牲口和谷物贸易为业，而现在，他们的儿子或许他们的孙子，则在柏林的老西区定居。这里的街道以普鲁士将军命名，或者有时也得名于居民们来自的小城。

当我在很多年以后坐着快速列车急速穿过这些偏僻的小城时。我常常从铁路路基这边望向那些庭院、小屋、谷仓和山墙，一个沙哑而有点儿含糊不清的纤细嗓音在那里向我问好。但是在我看来，任何问好的嗓音都不能像雷曼姨妈的声音那般，细腻且温暖地沁入我的心田。

在我跨进门槛前，姨妈就开始忙忙碌碌地招呼人，在我面前放了一个大大的玻璃箱子，箱子里装着一整座特别逼真的矿山，

里面的小学徒工、矿工和工长完全随着钟摆的节奏推着小车，提着榔头和矿灯在走动。这种玩具——如果依然能如此称呼它的话——来自厂矿和机器还能让富裕市民家庭的孩子感兴趣的那个年代。

在那时，矿山一直是所有玩具中最受人喜爱的，因为不仅能在哪里找到宝贝从而让人忘记挖掘的辛劳，让所有刻苦辛劳的人都有收获，还能引发与血脉相连的那种凝神关注，就是那种令彼德麦耶尔派中的诺瓦利斯、让·保罗、蒂克和维尔纳<sup>1</sup>走火入魔的自然激情。

这种带挑楼的居室是两进的，那扇通往公寓居室的门上装有

---

1 彼德麦耶尔派是一个艺术流派，于1815—1848年间盛行。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年)、让·保罗(Jean Paul, 原名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年)、蒂克(Ludwig Tieck, 1773—1853年)和维尔纳(Zacharias Werner, 1768—1823年)，都是德国作家。

门铃，位于过道左侧，紧连着楼房的正门。打开这扇门后，一座通往上面的陡得让人心惊胆战的楼梯便展现在眼前，我后来只在农屋里见到过这样的楼梯。

一束煤气灯光从上面射下，一个老女佣站在幽暗的光线中，随即她保护着我跨过了第二道通向这个昏暗公寓前厅的门槛。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位老女佣要如何住在这样的公寓里。这样的老女佣有时并不需要用词语回应对主人旨意的领会，她们懂得如何体面地在每个陌生人面前代表她们的主人，因为她们和主人共同拥有着一份缄默而宝贵的回忆。她能坦然自如地对我的到来轻易做到这点，一般她都比她的主人更清楚我的情况。因此我会不断地用敬畏乃至钦佩的眼光看着她。通常情况下，不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她们都比其主人们更结实敦厚。

我有时候觉得，这间前厅甚至比那间摆着矿山玩具和巧克力

◎ 柏林童年

的沙龙还有意思。前厅里的老女佣总是在我进门时如释重负地脱下我的大衣，在我走时又如同为我祝福一般将那顶帽子扣在我脑门上。

## 科诺赫先生与普法勒小姐

在我收藏的明信片上，有几张写了字的那面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痕比有图像的那面更深，它们上面的签名优美而清晰：海伦娜·普法勒(Helene Pufahl)。这是我女教师的名字。名字开头的那个字母P的意思是义务(Pflicht)、准时(Puenktlichkeit)和优异的成绩(Primus)，f意指听话(folgsam)、刻苦(fleissig)和毫



无瑕疵(fehlerfrei)；最后的字母l的意思是温顺得如同羔羊一般(lammfromm)、值得称颂(lobenswert)和勤奋好学(lernbegierig)。

如果这个签名和完全由辅音组成的闪米特语<sup>1</sup>一样的话，它不仅会变成完美书法的标志，还会变成所有美德的源泉。坐在普法勒小姐班上的学生都来自柏林西区最富裕的市民阶层家庭，但是由于人们彼此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有一个叫路伊丝·冯·蓝岛的贵族女子误入班中。她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这种魔力至今依然存在，但那与异性间的引力不同，仅因为这个名字是我听到的同龄人中第一个落上死亡重音的，那件事发生在我离开这个班之后。

现在，每当我来到绿茨福河岸，都忍不住用眼光找寻那座她住过的楼。它恰巧与河对岸的一个一直垂向水中的小花园相对。

---

1 闪米特语，是古代和近代闪米特人的语言。古代闪米特人指亚述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等；近代闪米特人主要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花园便这样把自己与吸引我的那个名字深深地编织在一起，最终使得我将对面这个不可企及的花坛当作那个死去小女孩的无名坟墓，并对此深信不疑。

科诺赫先生取代了普法勒小姐。就特征来说，他是那种我父母认为必须及时将我培养成能在皇家军队服役当士官的人。科诺赫先生给我们上写作课，警官们给我们上体操课。我父母凭直觉对那些在税务局、法院、警察局执行公务的人非常信任。教师中只有科诺赫先生能与这些人相提并论。在学校里对于那些他已熟悉的班级，他在任命去教育学生的时候会将育人的缰绳拖得很长，后来在我们迁去萨维格尼广场前不久，我所在的班就成了这样的班级。

当时，我们的校舍位于帕韶街，与一座校舍相比，那更像一座被租用的军营。那时我对在科诺赫先生执教的昏暗教室里发生

的事大多觉得反感。但有一次不是这样，那不是某次我看到的他对学生进行体罚的情景，而是所有人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都会遇到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片刻：那时，人的心里仿佛会高高矗起一扇紧闭着的大门。他被告知，大门会在他长大懂事后自行开启。当时我们正在上音乐课，练唱着《瓦伦斯坦》中的《骑士之歌》：“上吧，战友们，让我们越上战马，让我们越上战马！向着战场冲去，向着自由奔去。战场上，男子汉的价值无法衡量；战场上，他们的心还需被掂出分量。”

科诺赫先生就最后一句话的含义询问班上的同学。当然谁也回答不上来。对这样的结果科诺赫先生似乎早有意料，他解释说：“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

如今我已经长大，而且已迈进了那时科诺赫先生向我们展示的那扇大门，但它仍旧紧闭着，我努力不懈地穿过这扇门。

## 马格德堡广场边上的农贸市场

人们听到 Markthalle 这个词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农贸市场 (Markt-Halle)。不，那时这个词被有的人念作“塔乐-边区” (Mark-Thalle)。如同人们基于不同发音习惯，往往把这个复合词读出不同含义而使它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丧失了其本意一样，该市场所有通常的画面在我穿越这个市场的习惯方式中也变

得模糊不清，以至于它失去原来买和卖的含义。

将那扇紧紧的弹簧拉门推开，穿过前厅之后，被养鱼水和冲洗水弄得又湿又滑的瓷砖地面便首先映入眼帘，走在上面要格外小心，不然很容易一滑踩到胡萝卜或莴苣叶。那些胖得步履艰难的售货女人端坐在编了号的铁棚屋后面，她们是掌管货物的女祭司，兜售各种树上结的和田里长的果实，各种可食用的鱼类、哺乳类和鸟类动物。这些大块头裹在绒线里，或是通过由大纽扣闪出的光线，或是通过伴着胸脯起伏的叹息声，或是通过拍打围裙产生的响声，在售货棚之间神秘莫测地相互交流着。

翻腾、簇拥在她们裙沿下的不正是真正肥沃的土壤吗？不正是某个市场守护神亲自将那些野果、蘑菇、硬壳动物、一堆堆白菜和大块大块的肉之类的商品投入她们怀中的吗？她们一边不露声色地惦记着被托付给她们的这些商品，一边又心不在焉地或是

在木桶上靠着或是在两膝之间夹着链子松弛的货秤，无声地审视着一批批家庭主妇们，她们提着满满的网兜或口袋走过，艰难地指示着走在前面的小孩穿过又滑又臭的小道。

可是在暮色降临、倍感倦意时，她们全身松塌下来，如同体力耗尽的泳者一般，最后也随着那沉默的购物人流一起向门口走去。

## 发高烧

我发现，那倒霉的病是以特别稳健的步伐，不介意而机敏地侵入我的体内的。每一次生病都这么开始，它从不肯招摇过市，最初只是皮肤上有一些斑点，同时伴以恶心的感觉，好像疾病已经对等待习以为常，直到医生将营寨为它准备好。

医生来了，仔细对我进行检查后，告诫大家让我卧床休息等候病情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他不许我阅读，不过我原本就要做更重要的事。我趁着时间还够而且脑子也还算清楚，开始在脑中将会发生的事过一遍。

我目测床与门之间的距离，问自己，我还要多久才能呼唤门那边的人。在想象中我看见了那只勺子，它的边缘带着母亲的请求，它先是满怀关爱地靠近了我的嘴唇，后来才现出原形，猛地把苦涩的药水往我的喉中倒。

我数着映照在我房间天花板上摇曳的太阳光圈，不断地将墙纸上的菱形图案重新组合，如同喝得醉醺醺的人为了证实自己还算清醒而数数和思考问题一样。别人所说的我很有耐心可能源自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来着。实际上这算不上是什么美德，如同我在病床上静静等待一切的到来一样，我只是喜欢在远处目睹我所关



注的一切慢慢到来。因此，如果不能长时间地在火车站等待火车的到来，那么对我而言，这样的旅行似乎就失去了最大的乐趣。

而我热衷于赠送礼物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作为送礼者，我可以早早地对对方的惊喜有所预见。是的，如同病人倚靠背后的枕头用等待来面对将要发生的事一样，我内心有一种需要，那就是用等待来面对即将来临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正是这种需要，使得后来那些女人越是让我等得沉静和长久，我就越觉得她们美丽。

我的床本来是最孤寂和清静的地方，现在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关注。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是我夜间那些隐秘活动——比如看闲书和玩蜡烛——的场所。这段时间里，我每夜偷偷读完那本书后用最后一点儿力气把它藏到枕头底下，现在它已经不在那里了，在这几星期中，使蜡烛硬脂熔化的小火源

也没有了。

是的，也许归根结底生病仅仅夺去了我那无声而紧张的游戏，对我而言，这种游戏全都充满了隐秘的恐惧——这就预示了在我成年以后，伴随着由那在相同的夜的边缘所做的相同游戏的恐惧。

其实生病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我的内心才会是纯净的，才会变得如此的清新，如同每晚铺好床后等着我的那块一丝褶皱都没有的床单。一般情况下，妈妈都会为我铺床。我在长沙发上躺着，看着她怎样抖了抖枕头和被子，想着她先帮我洗浴，接着又将放在瓷托盘上的晚餐端到我床边的情形。一个女人从瓷托盘漆面下画着的野覆盆子枝叶群中钻出，迎着风费力地举着一面大旗，大旗上面有这样一句竞选口号：“走到东，走到西，最欢喜的是来到家里。”

因为身体对食物不屑一顾，我对这样的晚餐和覆盆子枝叶花纹的回想倍感愉悦。我茶饭不思，但对听故事却特别渴望。我整个身体被故事中汹涌的激流席卷而过，病体像河中的漂浮物一样被它带走。

病痛只在开始时抵抗了故事的讲述，就像一座堤坝那样。后来，故事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推倒了堤坝，将其冲到了遗忘的深渊中。抚摸为这股激流准备了床榻。我深爱抚摸，因为这时，我想听到故事会从妈妈口中潺潺流出，她会马上不断讲述这些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对祖先有了一些了解。人们一个劲地告诉我某位祖先的生平故事或一位祖父的生活条规，好像想借此让我懂得：将与生俱来的这个世家王牌放弃而早早离世太过于仓促了。

妈妈每天过来两次检查我与死亡之间剩下的距离。她小心翼

翼地拿着体温表走到窗前或灯下，在对待那只小细管时也是如此，仿佛里面装着我的生命。后来我慢慢长大，对我而言，与读出我肉眼难以看清的那根细管中生命之线的刻度相比，对身体中的灵魂所在进行解读并不觉得更加困难。

量体温确实需要折腾一阵。我在量完体温后最想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待着，与枕头做游戏。我对枕头造成的峰岩在我还不清楚什么是山脉和丘陵的时候就已经十分熟悉了。因此我与那造就山脉和丘陵的魔力其实已经完全一样了。就这样，有时我爬进峰岩下面被我弄出的一个洞穴，在头上蒙上被子，把耳朵凑向漆黑的洞口，偶尔用被宁静唤起的已听过故事的话语把这宁静填补。

有时手指也加入其中，或者自排自演一出戏，或者组成“百货商店”，两个小拇指在由两个中指扮演的“柜台”后面，殷勤地向我自己扮演的顾客点着头。但是，我变得越来越没有兴致，

也越来越无心对手指的游戏进行监督，最后，我注视着手指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点点好奇。

我的手指仿佛是一群在城市发生火灾时趁火打劫的懒散而可恶的社会渣滓。听信这帮家伙简直难以理解，因为虽然它们天真无邪地结了盟，但无法保证这些家伙会不会悄无声息地各奔东西，就像它们悄悄地聚在一起那样，而且有时它们各自逃走的路是禁止通行的。一个甜美的犒劳在路的那一端吸引着它们，它在它们跑走时紧闭的眼帘后面那火一般的雾霭中飘浮。

虽然我竭尽全力或费尽心机，还是不能完完全全地使我床榻所在的房间与外面的家庭生活衔接。我不得不等到天黑。那时，在门被打开之后，手电筒将它的弧形光圈掠过门槛摇摇晃晃地移向我，这时，那个搅动白昼时光的金色生命之球仿佛来到一个偏远的角落一般，第一次找到路径以进入我这个斗室。

对我而言，新的生活在夜晚还没有使自己在我的这儿妥当安歇之前已经开始了。这时候，在手电光下发热的体温一刻高过一刻。我躺着这一点使我从这光线中得到一个别人不能那么快就得到的好处，比任何东西都快：我用光映照在墙上的手影，利用墙与我的静卧和我躺着的床之间不算远的距离，去迎接那片光线的到来。这样，所有我手指所做的游戏现在更加飘忽不定、壮观和坚实地重现在墙纸上了。

我的游戏书里有这样的话：“不要对夜间的影子感到害怕，快乐的孩子可以利用它们做有趣的游戏。”接着是一些配有丰富图案的游戏指南，它教人们如何在床边的墙上投射出北山羊、天鹅、兔子和掷弹者影像，当然，我自己只会做张开的狼嘴巴。但是，由于这只狼的嘴巴张得太大了，使我不得不将它视为芬利斯

狼<sup>1</sup>。在这个房间里，人们剥夺了我生病的权利，也是在我身处的这个房间里，我放出这头狼去毁灭世界。

有一天病退了，如同分娩一般，病情的渐渐好转使我与母亲的联系变得没有那么紧密了，尽管我试图用发高烧再次挽回这种关系，并为此克制痛楚。在我的生活中，妈妈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佣人替代。

在间断了很长时间之后，虚弱的我在一天早上重又听到了从窗外闯入的拍打地毯的声音，那个孩子听到这种敲击声比一个男人听到恋人的声音感觉还要沁人心脾。这种拍打地毯的声音从不会突然中止，总是对那件事非常专注，它是社会底层人，也就是那些真正成年人专有的发声；有时它毫不慌乱，懒散无力地恭候

---

1 芬利斯狼是北德神话中的狼，它在世界末日吞食了风神、死神、战神。

所有人的吩咐；有时它又陷入一种难以解释的狂奔，如同人们匆忙地躲避暴雨一般。

疾病悄悄地离去了，如它悄然到来一般。然而，就在我快要将它彻底忘记时，它却在我的成绩簿上对我发出了最后的示意：我缺课的小时数被标在簿子的下角。可是，它们与我病中度过的时光不一样，并不灰暗单调，反倒色彩斑斓地排列着，如同残疾军人胸前佩戴的功勋带一般。是的，在我眼中成绩簿上的这一排记录其实是一列长长的荣誉标志：缺课，一百七十三小时。



## 旋转木马

载着可骑乘动物的台板紧贴着地面，它所处的高度恰好是最适于激发飞行幻想的。这个孩子在音乐响起时便突然离开母亲滑向了前方。开始时他不敢离开妈妈，但过后立即发现自己是如此勇敢。他在那属于他的世界之上安然高坐，如同威严的统治者。树木和当地人出现在外围的边线上，连成一线排成行。

这时，母亲也在这样一个东方国家里出现了。接着，树梢从丛林中冒出，由于坐在木马上，这孩子见到了这根树梢，而他望着它，却像曾在数千年前见过它一样。他骑乘的动物十分忠实：他骑在它那光滑的背上，如同默不作声的阿里翁<sup>1</sup>一般。

信奉万物会重复出现早已是孩子们的智慧所在，而生命也早已变成一种原始的统治狂热，处于这种狂热中心位置的是隆隆作响的配器。世界随着乐声缓缓放慢，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出话来，木马成了越来越不确定的地基，树木也开始动脑筋思考问题。母亲出现了，木马上孩子跳到地上，凝视着绳索缠绕在钉得结结实实的木桩上。

---

<sup>1</sup> 阿里翁(Arion)，希腊诗人、歌手，生活在约公元前600年前后，创造了热情狂放的酒神颂歌。

## 水獭

从一个人住的房子和该房子所处的地段，人们通常会得到关于这个人禀性和特质的印象，我用同样的方法审视着动物园里的动物。在有斯芬克斯和金字塔模样的背景映衬下，鸵鸟沿着路边一字排开；河马栖居在宝塔里，就像巫师正全身心地与所侍奉的魔力交合一般。从鸵鸟到河马，我热爱和敬畏所有动物的住处。

但是在这些动物中，并没有多少能够单凭其栖居地的位置而显得比较特别。它们大部分在动物园与园外博物馆或咖啡馆接壤的地带栖居。

水獭在栖身于这些地段的动物中尤其引人注目。动物园三座大门中坐落在列支敦士登桥边的那座门被使用得最少，而且还与园中最死寂的区域相通。水獭却离这座门最近。两旁枝形吊灯上白色的圆球使得迎候参观者的那条林荫路显得很像巴特·皮尔蒙特(Bad Pyrmont)或埃尔森(Eilsen)的某条人迹罕至的林荫道。

那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角落。据说如同有些植物可以使人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一样，有些僻静冷清的地方也具有类似的神奇效力。同样具有这样功能的还有长在墙边的树梢、死胡同或人迹罕至的前花园。一切原本即将来临的事物在这些地方好像都已成了过去。动物园中水獭的栖居地就属于这类区域。

每当我因迷路来到这里，总是会欣喜地望向如同疗养院中央那座高耸的喷泉池那边。这是水獭的樊笼。粗大的铁条围着这只动物所住的水池护栏，那是一个真正的樊笼。在这个椭圆形水池的背景里缭绕着作为水獭栖息地而设计的小假山和洞穴，但是我却从未见到水獭在那里出现过。

于是我经常无休止地在这个望不到里面的黑色深渊前等待，期盼能看见那只水獭出现在什么地方。可是，即使我费尽心力终于发现了它，那肯定也只是短短的一瞬。转瞬间，这个晶莹的蓄水池居民又在湿漉漉的黑色中消失了。

当然，这个人们饲养水獭的地方并不是一个蓄水池。但是每当我望向那水里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只是为了汇集到这个池中以滋养这只动物，全城的雨水才都流入下水道，因为居住在此的水獭是一只娇生惯养的动物，与其说这个空荡潮湿的洞穴对它而言

是栖身之所，不如说是一座庙宇。

这只水獭是一只神圣的雨水动物。我无法断定究竟它仅仅受到溪流的滋养，还是诞生于这雨水中。水獭总是忙忙碌碌的，似乎片刻也无法离开它的洞穴。但我在美好的日子里还是愿意长时间地把额头贴在栅栏上看它，怎么看也看不够。

当时而细腻、时而粗壮的雨帘慢慢地拉长一天中的分分秒秒时，美好的日子就变得越发美好，漫长的日子就变得越发漫长。这同时也表明了雨和它的那种隐秘的亲缘关系。雨水仿佛一个乖乖低头的小姑娘，将雨丝伸向那把灰色的梳子。此时的我贪婪地望着那雨。我等待着，我在等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地簌簌落下，而不是等它慢慢小下来。我听见雨敲打着窗户，听见它顺着屋檐口流下，汨汨地流进下水道。

我彻底沉浸在这美妙的雨中。如同人们在摇篮边唱起了催眠

曲一般，我的未来也在雨中向我潺潺地流来。

人是在雨水中成长的，这一点我非常明白。我在灰暗的窗户后面站着看雨的时候，发现我的居所在水獭那里。但是，我只有在下次站到它的樊笼前时，才会对这一点有所觉察。那时我又得长时间地等待，直到那个晶莹闪烁的黝黑的身体从水面跃出，随即又飞快地钻入水中去做那些迫不及待的事情。

## 一则死讯

人们已经就D é j à vu'这个词做出了许多描述。这些描述令人满意吗？是不是应该用我们所遭遇的类似回响的东西来描述它呢？这种引发回响的声源来自早已逝去的茫茫虚空，这是谁

---

1 D é j à vu是法语，意思是曾体验或经历过的事。



也无法事先预料的。

此外，与之对应的是：大多时候，你曾体验过某个时刻带给你的惊异，它以某种声音的形态向我们袭来。这可以是一个或强或弱的响声，一个词，它们具有强大的威力，可以不期而遇地将我们带回以往冷冰冰的墓穴中。在这种情形中，当下仅仅是该墓穴的拱梁引发的回音。奇怪的是，人们对这种由离而合的返归现象还没有做过探讨，那是用一个词可以使我们发呆的震惊(Chock)，就像用一个词可以将我们对自己卧室里已忘却气味的回忆唤起一样。

我们会由一些词或节律想到那种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我们由这样的震惊想到了一些遥远的记忆一样。我那时大概五岁，一天晚上，父亲在我已经躺在床上时候出现在我的房里，可能他的目的是来跟我说晚安。

他将一位堂兄的死讯告诉了我。我想，他并非完全想这样做。这位堂兄跟我没什么关系，年纪也已经很大了。父亲在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思量。他琢磨着堂兄应该是因心脏病而死。我提出了心脏病是什么的问题，对此他作了描述，不过对我而言，他的描述太过复杂。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叙述，然而，却无法忘怀那天晚上我房间里以及床上的气氛，如同人们无比清楚地意识到了，往后的某一天会由它不可避免地唤起已忘却事物的场景一般。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时，在我的房间里，父亲没有跟我说的新鲜事：我的那位堂兄因梅毒而死。

## 孔雀岛和格灵尼克

夏天拉近了我与霍亨佐伦<sup>1</sup>王族，波茨坦的新皇宫、野生动物园和巴贝尔斯堡<sup>2</sup>的宫殿及其花园的距离。夏洛蒂皇家园林

---

1 霍亨佐伦，德国贵族世家，在1701年成为普鲁士皇族世家，在1871—1918年间，德国皇帝全由该家族成员担任。

2 巴贝尔斯堡是一个小城镇，与波茨坦相邻。

(Charlottenhof)紧邻我家的夏季别墅，它们都是霍亨佐伦王族的遗存。皇家建筑投下阴影的那片土地被我当作了自己的王国，所以尽管距皇家宫殿和园林那么近，却从来不会对我玩游戏造成影响。比如，我在夏天的某一日被加冕为皇帝，到了晚秋时节，我又将帝国归还原主，完全可以将我的这段统治经历写成一部史书。

在对这个王国的争战中，我完全投入了自己的整个身心。这些争战或是我与这片土地本身的厮杀，或是我与这片土地派遣来与我作对的精灵之间的厮杀，让人觉得离奇的是，此间并没有什么其他皇帝来反对我。

我在孔雀岛上经受了一次最惨痛的失败。那是某个下午，有人让我去草地里寻找孔雀羽毛。因为可以在那里找到这么神奇的猎物，小岛对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可是我将整个草地上都翻

遍了还是徒劳地一无所获，此时我的心头涌上一阵哀怨，它比我对那些身着完好无损的羽毛在笼子前踱来踱去的孔雀的怨恨还要强烈。

对孩子而言，拾到东西就如同成年人获得胜利。我要找的这样东西能使我一人独占整个岛屿，让它只对我开放。我只要拾到那样一根羽毛，就不仅可以占有这个岛屿，而且可以占有那个下午和乘船从萨克洛夫(Sakrow)上岛的航行。要想将这一切完全地、不容置疑地归我所有，只有通过我那根羽毛才能实现。

现在，对我而言小岛已经没有意义了，随之我那第二故乡——孔雀国同样使我觉得失落。在回家的路上，从皇宫洁净的窗户里我读到那块被阳光反射出的牌子：我今天不该走到草地里去。就像因为一根看不见的羽毛而将一片已在手的土地失落了一样。

那时，骑车运动是一种潮流，就像现在学开汽车一样。学习骑自行车十分麻烦，而如今的孩子们则通过彼此传授就学会了这门技艺。那是在一个位于格灵尼克边上乡镇的体育馆里，那体育馆铺着沥青路面，它显然是在体育运动并不一定要在户外进行的那个年代建成的，那时也还没有出现一般练习运动以适用不同竞技项目，因此，为了显出和其他运动的明显不同，每项运动都令人羡慕地有自己的场区和夸张的服装。

有一个现象是在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早期阶段所特有的，那就是在运动中特别追求别出心裁，尤其是在这里提到的骑车运动。因此，除了一般的男车、女车和童车外，这个体育馆中还有更时髦的车型在穿行，它们当中，有的装着高高的松软的杂技车坐垫，上面的杂耍人员要对准确的高度了解清楚，还有的前轮比后轮大四五倍。

如同游泳池里一般为会游泳者和不会游泳者划分不同的区域一样，体育馆里也为学车者进行了这样的划分，也就是说，有些人只能在铺着沥青地面的体育馆里练习，另一些人则被允许到体育馆外面的花园里练习。我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划分到第二组。

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我被允许到体育馆外面练习，我对此深感陶醉。体育馆里晒不到太阳的沥青路面宽宽的，很舒坦，外面的每个拐角却都暗藏危机。我第一次在并未遮挡刺眼阳光的情况下骑车，骑行的路上满是砾石，小石子噼啪作响。虽然轮子没有打滑，路也还算平坦，但是我却感觉自己似乎从未骑过这部车，在车子的把手里好像出现了某种自主意志，它在自主前行，完全不听我的使唤。

每个路上的凸起处都在存心让我无法保持平衡。我早就不记

得摔倒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这种重力效应在退隐多年后如今又开始出现。在骑上一段小小的山坡之后，突然我从坡顶随着路向下倾去而下滑，橡胶轮胎下面被尘土和小石子溅出一片烟云，在疾驰中我的脸受到了路边树枝的快速拍打。

就在我对找回平衡彻底失去希望时，我看到了体育馆入口处平缓的门槛。带着由刚才那个坡道惯性而来的疾驶，怀着跳动不已的心，我坐在车上到达了体育馆的遮篷之下。

可以肯定的是，当我跳下车时，由于我与这个山丘的切身相接，那个夏日里所经历的一切都稳稳当当地进入了我的怀中：格里布尼茨湖(Griebnitzsee)堤上通往湖边码头的拱形凉亭，巴贝尔斯堡宫殿上肃穆的城垛，科尔哈笙布吕克(Kohlhasenbrueck)火车站和格林尼克清新的农家花园，如同诸侯领地或王国疆土被以联姻的方式稳稳当当地划入到皇家势力范围一般。



## 花园街12号

这一个门铃的响声比其他任何一个都更友善，我甚至感到在这套居室的门槛后面比在自己父母的家里还要自在。顺便提一下，这条街是花帽之街(Blume-zooF)，而不是花园之街(Blumes-Hof)，一朵巨大的丝绒花从一个卷曲的套套里朝我脸上贴过来，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在花的中央，她是个寡

妇。她居住在花园街上方这座铺有地毯的挑楼上，挑楼上还装有小栏杆，要是你去探望这位老妇人时，难以想象她每隔数年就要跟“斯丹良<sup>1</sup>旅行团”去作一次漫长的越洋旅行，甚至还会去沙漠游玩。

它是所有我见识过的高档公寓中唯一一座具有世界公民特点的。从公寓本身并不能看出这一点。但是她在旅行中寄出明信片的地方，如维斯特兰<sup>2</sup>和雅典，马多纳·第·坎皮格里欧(Madonna di Campiglio)和布林迪西<sup>3</sup>，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都飘散着花园街的气息。

外祖母的字迹大而潇洒，它们有时在画面上方的蓝天里缭

---

1 斯丹良，当时德国的一个旅行社，专门从事越洋和冒险旅游。

2 维斯特兰是一个小城镇，位于北德索尔特岛上。

3 布林迪西，南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绕，有时则散落在画面的下方，这表明外婆就在这些画面里住着，使得它们都变成了花园街的辖地。而当我的面前重新展现出它们的“本土”时，我都会满怀惶恐地踏在它的地板上，就仿佛这地板曾在波斯普鲁斯的波浪上和它的女主人跳过舞，好像那块波斯地毯里还藏有撒马尔罕的灰尘。

用怎样的词语才能将那种几乎已无法追忆的从这套公寓里散发的市民阶层的踏实感描绘出来呢？今天的旧货商已经不会对他诸多房间里的家具什物感到兴奋了，因为与后来的青春派相比，七十年代的产品明显显得陈腐而老套，虽然它们'坚固得多。尽管它们凭借这种老套经受了时间的洗礼，但在时间演递上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材料的适用性问题，只顾及到了耐用性。

---

1 青春派(Jugendstil)，1896年在欧洲兴起的一种艺术潮流。

这类家具充斥在公寓里，它们如此强烈地充塞着刻意和漫长岁月的气息，将几百年来流行的雕饰一意孤行地全部集于一身，因而对于用坏、出售和搬家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并且从未想到会有尽头——对它们而言尽头就是万物的终结。即便是死亡在此也难以落脚，落难更是连位置都没有。因为这里没有可供死亡的地方，所以公寓里的居民都在疗养院里死去，而那些他们留下的家具在第一轮继承人手里就被出售给了旧货商。

在这里，人们并未想到会出现死亡这样的事，因此在白天这些房间显得特别舒适宜人，而到了晚上它们却成了噩梦出没的地方。梦魇的栖息地就是我踏进的那个楼梯间，它先让我的四肢变得沉重无力，最后在我马上就要跨进那个渴望已久的门槛时，它又让我为它着迷。为了获取那份自在，类似这样的梦魇就是我付出的代价。

外祖母并不是在花园街去世的。我的祖母在她的街对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年纪比外祖母大，同样她也是在别的地方去世的。因此对我而言这条街成了仙境，成了虽已远去但却获得永生的祖母们在其间幽居的阴界。

因为想象的幕纱一旦投向某片区域，通常会使阵阵莫名情绪绎动的涟漪在它周围泛起，所以花园街附近的那家殖民地货品商店就被想象成曾经做过商人的外祖父的一座纪念碑，因为外祖父的名字与这家商店老板的一样，他们都叫格奥尔格。

在通向公寓不常用部分的走廊里，这位早逝外祖父的半身像和他夫人的肖像并排挂在一起，它与真人一般大。这些不太使用的房间还会因为不同的情况而重见天日。人们因一位已经出嫁的女儿的来访，打开了那间长时间不用的贮藏室；我便在大人们午睡时看到了那间后房；还有一间在家里请来裁缝时传出了缝纫机

发出的“咯嗒咯嗒”的声音。

或许是因为那间内阳台里面的家具不多，没怎么得到大人們的重视；或许是因为我从内阳台可以看到其他人家的庭院，那里有看门人、儿童以及手摇风琴演奏者等；也或许是因为我在内阳台可以听见轻轻传上来的马路上的嘈杂声，所以我在这些不常用的房间中最看重它。

其实，内阳台更多地向我展现的不是场景而是声音，因为这个高档居住区的庭院从来不会变得多么热闹，在这里干活的人从他们有钱的主人那里多少沾染了一些悠闲的气息，因而一周中总是留有一些周末的气氛，似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为某一天深深沉入到周日的平和中做准备。

所以，周日也就是内阳台之日。其他房间都不能将周日的气氛完全容住，它们会让它像流水从筛子里漏出去一样流走，因而

都不太尽如人意。唯有这个与其他人家的内阳台，和插着晾晒地毯架子的庭院遥遥相望的内阳台能够紧紧锁住周日。

它被从马太教堂和十二圣徒教堂传来的沉甸甸的钟声装满，这里从不会渗漏掉每一声回荡，直到夜晚这些钟声依然久久不散，在里面层层叠叠。

这套公寓里有很多房间，而且它们当中的一些还十分宽敞。外婆在挑楼上坐着，我去时便可享用摆在她针线筐边上的水果或者巧克力。我必须先穿过那间巨大的餐室，再走过挑楼里的房间，才能向她说一声日安。这些房间在圣诞节的第一天到来时才显示出了它们的真正用途。

当然，每年都有一个特有的难题会在这一重大节日开始时出现。众多的礼品摆放在这张长桌上，使它显得很拥挤。在那里，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安排好了位子，那些已年迈退休的佣人挨着

他们，其他的佣人在圣诞树下都能找到自己的地方。因而餐室里的位子一个紧挨着一个。如果某个年长总务或门房小厮在大餐之后的下午还需要用餐的话，那么在座的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座位会万无一失。

但是这并不是这一天的难题，难题出现在这一天的开始。当房间大门的双翼展开时，圣诞树在房间深处闪闪发光，诱人的装着杉树枝和杏仁糕的彩色碟子摆满了长桌，很多玩具和书本也在吸引着你。这时最好不要特别仔细地去观望它们，因为如果我早早地喜欢上了一件礼物，而按规定它却落在了他人的手上，那么这一天就被我自己给毁了。

为了不让这样的结局发生，我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如同脚下生了根一般。我的嘴角带着微笑，谁都说不清是圣诞树的闪光，还是那些令我陶醉但又不想去接近的为我准备的礼物的光焰



唤起了我心中的微笑。

而此时第三个原因最终支配了我，它比那些表面的原因以及我内心的那个担忧还要深刻。由于这些礼物又很容易破碎，它们主要地还属于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我，当着众人的面笨手笨脚地去触摸它们令我非常害怕。只有当女佣在外面的地板上替我们用礼品纸把它们包好，使得它们的外形由此在包装纸和箱子中消失，而我们由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得到确信时，才彻底踏实地觉得它们是属于自己的了。

过了很多小时，我们用胳膊紧紧地夹着捆好的东西，走向暮色笼罩的街道。楼门前已经有出租马车在等候，积雪在木栅栏和墙沿上保持着完好无损的状态，而路面上的则已经变得比较浑浊，有雪橇的叮当声从绿茨福河岸传来。

即便在这个甜蜜节日的夜晚，点灯人也必须将灯杆扛在肩

上，随着煤气路灯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他的路径被照亮。此时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因为我和我的幸福而变得沉沉的布袋一般，深深地为自己所陶醉。

## 识字盒

我们是不可能将忘掉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重新记起的。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这样的重新记起会引发惊异进而扰乱我们的心思，以致我们刹那间对自己曾有那样的渴求感觉无法理解。

因此，忘掉的东西越深地沉陷在我们心里，倒越能使我们理解自己的渴求。如同在丢失了刚刚还挂在嘴边的词语后，倒使唇舌插上了德谟斯泰纳<sup>1</sup>式的翅膀一般，忘却那些不该忘掉的人生经历后，会使我们觉得它们的分量很重。

也许，正是那些不知去向的习惯的印痕，使忘掉的东西显得富有内涵和分量，但是，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重回其中；也是出自这样的原因，对每个人而言都会有一些习惯在其中获得最持久存在的事物，它们造就了对人的具体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

就我的具体生活来说，这样的东西与阅读和写作密不可分。因此，识字盒是我淡忘的早年事物中最让我流连的，盒里有许多

---

1 德谟斯泰纳(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古希腊的一位雄辩家。

小木片，分别写在木片上的德语字母看起来要比印刷字母更加好看。小木片上清晰并错落有致地镶嵌的那些字母，每一个都混成一体，被按照如同修女隶属的教团规则，即语词规则排成序列。

为什么如此这般的随遇而安却能融进那么多的美景妙意？我对此发出惊叹。那是天赐的一种状态。我刻意去谋求这种状态，却总是无法如愿。这种刻意必须留在外面，仿佛允许特定人入内的看门者一般。所以，面对识字盒里的字母必须将所有刻意性奢望根除。在我身上由识字盒激发的渴望表明：它与我童年时代是如此形影不离。

实际上，我在识字盒里找寻的就是这童年时光，整个童年时代，它在字母片的把手上聚集，当年我的小手正是握着这样的把手，为了使字母片按序组成语词而将它们插入片槽里。我的手还会在梦中见到这样的把手。

然而，在醒来时已不再会真正地去推插它。因此，当初我是怎样学步的情景也会在我的梦中出现，但是，这已于事无补。现在的我已不会再去学步，因为我已经会走路了。

## 柜子

抽屉柜是我第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打开的柜子，只要拉一下把手，门就会从锁里弹出，敞开在我的面前。我的衣服就存放在里面，不过我已记不清那里具体存放着我的哪些裤子、衬衫和内衣，但有一样东西我却始终记得，那就是我的长筒袜，它经常让我在从柜子里将它取出时有着持续的迷人的历险意味。

按通常方式，这些袜子包卷着被堆放在里面，要想摸到它们我必须将手伸到柜子最深的角落。

每双袜子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兜子，将手尽可能地伸到兜子最深处比所有事情都更有趣。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想暖手，而是被它里面我抓在手中的那个“兜着的”东西吸引了，所以我才会将手伸到兜子深处。当我用拳头攥住它，努力确定了这个柔软的毛线团为自己所有时，就开始了扣人心弦地展示谜底游戏的第二部分。

这时我着手从它的毛线兜里把那个“兜着的”东西拉出来。我将它向自己越拉越近，直到那件令人惊愕不已的事情发生了：“兜着的”东西从那个兜子中完全脱离了，可是那兜子本身却消失了。

我不厌其烦地对这样的过程反复尝试，想弄清楚如同谜一样



的真谛：“兜着的”东西与那兜子，包裹与被包裹住的东西，形式与内容本是一体的。这个统一体就是那双将前二者统于一身的长筒袜，它是一个第三者。

试想，我当时反复捣弄使这个奇迹不断重现是多么的贪婪，为了试图从我有关艺术的概念中悟出一些如童话一般的内涵。童话邀我进入那精灵世界或迷人世界，也是为了让最后安然地回到质朴的现实中，而那现实将我欣然地收下，与当年面对长筒袜时的情形如出一辙。

几年后，一些更刺激的东西吸引了我，我已不再那么迷恋这样的神奇现象，而开始在惊险、特异和魔幻般的東西中寻找魔力的谜底，而这时我还是在一个柜子前对那魔力的滋味进行品尝。不过，这时更具有冒险意味。常常在还没真正做什么时，机会已经失去了，并得到了不许碰那些书籍的禁令，而我认定从这些书

中可以获得对所失落的童话世界的巨大补偿。

虽然，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像《延长符号》《海马托纱尔》和《长子继承物》之类的标题的意思是什么，但那时我读不懂的东西的标题都是同一个：《霍夫曼幽灵》，并且，大人们不让我碰这样的东西，并让我对此做出严格保证。

可是，我最终还是有机会读它的，那是在我中午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刻，那时妈妈去购物还没有回来，同样爸爸也还没有下班回来。当有这样的机会时，我便立即奔向书柜。

书柜是一件十分特别的家具，从正面根本看不出有书籍放在里面，由牛眼形玻璃<sup>1</sup>组成的镶嵌物镶嵌在它用橡树木制成的门框内侧，铅框将这种玻璃中的每一块都与其他隔开。

---

1 牛眼形玻璃，一种特制的玻璃，可用铅镶嵌成窗玻璃。

它们不再透明，因为被涂上了红色、绿色和黄色。这样一来，柜门上的玻璃就不让人喜欢了，好像它透出令人难以接近的灰暗反射光是因为不愿让人看到里面。

我将柜门拉开，不是在前排，而是在摆成行的书后伸手摸黑搜寻着那本书，飞快地翻到我想看的那一页，趁爸妈还没有到家的这一刻，马上站在开着的柜门前匆匆浏览。就看到的東西来说，我没有读懂任何东西。

但是，每个深夜，于我来说由某种人声和呵斥引起的恐慌却与日俱增，使得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见门锁响动，听见散步用的拐杖被爸爸放入门外架中发出的沉闷的撞击声时，都会非常惊恐——这就像一个特殊信号表明：这是屋中唯一没有上锁的柜子，没有锁匙的相助是无法开启其他柜子的。

当年，在每个家庭主妇的身边都有挂有锁匙的链圈陪伴，好

让自己无时无刻不被惦记着。在所有家政活动中，首当其冲贯入耳中的是主妇在链圈里找寻某把钥匙发出的叮当声，那是一片嘈杂声，十分混乱，这嘈杂声在如同圣坛柜般大敞着的柜门里那圣像对我们致意前，已在表示着抗拒。

那圣像要求我同样对它顶礼膜拜，俯首帖耳。每次都要在庆祝完圣诞或生日之后看一下，应把哪些礼物放入那“新柜”中，而柜子的钥匙则由妈妈替我保管好。被锁起来的所有东西都能长久地保持全新的样子。

对我而言，这样的新是指将旧的东西更新为新的，而不是指保持原有的新。我用这种更新把自己塑造成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新就是放在抽屉里成堆的收藏品的产物。我采摘的每朵花蕾，发现的每块石头以及捕捉到的每只蝴蝶都已经是某个收藏的开始，而对我而言，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收藏。

“整理”会毁掉一片荆棘满布的栗树建筑，里面有启明星、仙人掌、图腾树、龟甲、锡纸、铜币、积木和棺木，以前被从古老的乡村土屋带入童话世界——那个被神明视为最后禁忌的世界——的东西，如今被缩减成了大都市公寓里的柜子。就这样，在那些木架、方盒和空格中，童年时代的拥有得到递增和贮藏。

不过，餐柜是当时家庭里所有柜子中最令人不适的。是的，要想体会出餐室和它神秘郁闷的氛围究竟有什么意味，必须弄明白柜门与宽厚敦实并一直触及房顶的餐柜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餐柜在这样的位子上似乎无可非议，如同远古时期想将家产与房产统一起来的做法在现时代如出一辙，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因将周围一切去掉的纯化处理而得到解决，它只是搬走了德尔福

特花瓶<sup>1</sup>和马约里卡陶器<sup>2</sup>，银桶和碗罐，以及角落里位于贝壳状华盖下雕饰护壁镶板前平台上的玻璃酒杯和铜坛，把它们一起堆放在隔壁的房间里。

这些东西因柜子里的东西组成的陡峭高度而变得不再实用，所以说，那餐柜看上去像座庙山的理由很充分，如同神像也喜欢被这样的东西簇拥着一般，它也可以炫耀拥有的宝藏。这样的话，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就变成了可以炫耀的时辰。

那厚实的柜子每到中午时分就被打开，好让我看见在铺着如同青绿苔藓般丝绒的柜格子里的银器。

但是，那里放着的其他东西哪里是十倍，分明有二十甚至

---

1 德尔福特花瓶，系一种因产地德尔福特而闻名的花瓶。

2 马约里卡陶器，一种因产地马约里卡而闻名的陶器。

三十倍之多。每当我看着这些由餐刀架、咖啡勺或牡蛎叉、水果刀组成的一排排长行时，与对这些丰盈物质兴致相反的是，我感到了恐惧，好像我们等着端来的膳食彼此完全一样，如同桌上摆好的餐具一般。

## 学生图书互借

人们在课间休息时将书收集起来，然后再向需要这些书的人进行分发。而我有时由于反应不够快，眼睁睁看着自己想要的书落入并不知道它的分量的人手里。

这些书迥异于学校的课本。我在面对学校课本时，必须整



天、整个星期地投入到里面的各个故事中，如同住进门上、标题上都标有号码的军营一般。而读爱国诗歌时的情形更加糟糕，里面的每行诗句都好像是一间让人无法呼吸的斗室。

而一股柔和的气息从课间分发的书中轻盈地吹拂出来，斯蒂芬大教堂<sup>1</sup>随着这股气息向簇拥在维也纳的土耳其人点头示意；香烟厂烟囱冒出的深色浓烟随着这股气息在空中划出一道一道弧圈，那弧圈惨淡地映照出庞贝<sup>2</sup>末日的情形，在贝雷斯纳河<sup>3</sup>上翩翩起舞。

---

1 斯蒂芬大教堂，位于维也纳的市中心，建于1147年。

2 庞贝(Pompeji)，意大利的一座古城。公元79年，它在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中被埋没。1748年被重新发掘。

3 贝雷斯纳河，欧洲第三大河邓叶佩尔河上游的一条支流。1812年11月26—28日，俄罗斯军队与撤出莫斯科的拿破仑军队在该河流域展开激战，大败法国军队。

只有在从尤里斯·沃尔夫<sup>1</sup>和乔治·埃博斯<sup>2</sup>那里，从奥斯卡·赫克尔(Oskar Hoecker)和冯·霍恩(W. O. von Horn)的笔下飘向我们时，这样的气息才会穿透一些岁月。而像《祖国追忆》这样的书是最让人感到迂腐的，在中学一年级时这些书被大量收集，因此很难躲开它们，这使得获得一本丹恩<sup>3</sup>或韦利斯赫弗尔(Woerishoeffler)的书的机会变得十分渺小。

一位中古时期的执戟士镶嵌在这些书的红色帆布封面上，中世纪骑兵用的小旗作为装饰配在内页文字旁，除此之外还配有金发的寨主女儿，可敬的手工作坊学徒形象，发誓效忠他们的主人的奴仆，还有兵器加工场。

---

1 尤里斯·沃尔夫(Julius Wolff, 1834—1910年)，德国作家。

2 乔治·埃博斯(Georg Ebers, 1837—1898年)，德国作家，也是著名的埃及文化研究者。

3 丹恩(Felix Dahn, 1834—1912年)，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在我父亲的皮沙发那边，中世纪骑士城堡上挂着的徽号向我们的整个居室示意，托盘四周围了一圈配有把手和盖子的大酒杯，它们被放在我家瓷砖壁炉的座架上供人使用。在我家的奥比松地毯上还一模一样地放着兵营里将路堵死的正对着墙角的小板凳，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辘重夫岔开双腿坐在上面。

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两种世界的交合才会完全奏效，那是一张彩色全身照片里出现的情形，我是在一本青少年刊物中见到它的。该刊物除了刊登那照片的位置之外，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的我怀着永不减退的惊恐翻到了那一页，我一边浏览这张照片一边又在寻找它，和后来我在面对鲁宾孙<sup>1</sup>那幅图景时一样。

在该图景中星期五展现出来的地方，鲁宾孙发现了陌生人的踪

---

1 鲁宾孙(Robinson)是《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迹，还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头盖骨和其他骨骼。但是，由一位身着白色晚礼服、斜拿着枝形烛台，如同手持拐杖般半睡半醒地走过画廊的女人所引发的恐惧，要更加模糊。

这个女人是盗窃狂(Kleptomanin)——盗窃狂这个词让我因惊恐而变得神志惶惑。在这个词中，两个业已神兮兮的音节(Ah-nin)由于某种一闪而过、带有贬义的预先定调而变了样，如同葛饰北斋<sup>1</sup>用一些水墨线条将死者的面容变成了精灵一般。

当时一本名为《凭借自己的力量》的旧书早就在中学一年级的中传开了。

那些被传阅的书或让人觉得自在，或让人觉得恐惧，它们不

---

1 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 1760—1849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对欧洲现代美术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日本画家。

是枯燥乏味，就是充满悬念——它们的魅力不会因任何东西而提升或减弱，因为这一魅力并不在于书的内容，而取决于它们总是能让我的一些时光变得有趣，从而帮我将难以忍受的无聊的课堂教学轻松度过。

当每天晚上将这样的书放进书包时，我已经知道不难打发课堂上的时间了，对此我心中有数。那本书在我的书包里与我的作业本、课堂读本和铅笔盒处于同一个暗黑的空间里，这恰好和第二天课堂上为了不被察觉而悄悄地要做的事相对应。

这一关键时刻终于到来，我可以在之前还使我显得有点儿抬不起头的地方耀武扬威，如同浮士德随着靡菲斯特<sup>1</sup>在他面前现身，也仿佛有了靡菲斯特的威力一般。

---

1 靡菲斯特，但丁名作《神曲》中跟浮士德做交易的魔鬼。

## 捉迷藏

这间居室里的所有藏身之处我无不知晓，而且我回到这些藏身之处，就如同回到一所人们绝对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房子里一般。现在，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剧烈，我屏住呼吸，被物的世界围得密不透风。对我来说，这个物的世界清晰得近乎可怕，而且，离我又是这么近。

只有当一个人被施以绞刑后才会明白绳子和木头意味着什么。这个孩子躲在门帘后面，自己也成了某种白腾腾的吹动着的東西，成了一个鬼魂；蹲在餐桌下面躲起来，他就因餐桌成了神庙里的一尊木制偶像，而支撑起神庙的四根梁柱就是餐桌那有雕刻的桌腿；他躲在一扇门后面，自己便成了门，同时把门视为沉重的面具，以一个超凡巫师的姿态迷惑所有跨入门槛的不知内情的人。

为了避免被人看见，他必须不惜一切手段。如果他被人们发现而做鬼脸的话，人们会对他说：只要做敲钟样就行了，而且必须一直保持所做的样子。我在藏身之处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发现我的人能将我视为桌下面一个神情凝固的神像，能将我永远视为鬼魂织进门帘里，还能将我终生逐入沉重的门中。

因此，一旦搜寻者找到我，我便会大声叫喊——实际上，在

被发现的时刻降临之前，为了应对这一时刻的到来，小孩便会发出这种自救的叫喊。这就是我同这样的恶魔不知疲惫地进行抗争的原因。

在这样的抗争中，整个居室是我所用面具的武器库。这种让人着迷的体验，会变成科学。身为父母房间的探索者，我不再迷恋他们那阴沉沉的居室，而是去找寻复活节彩蛋。



## 幽灵

那是在我家巴比斯堡(Babelsberg)夏日别墅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七八岁。家里的一个女佣站在栅栏门前待了许久，我不知道哪条林荫大道与这个栅栏门相通。我在那个花园荒芜的边界区域玩耍过，现在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了，它已经对我关闭。

也许最喜爱的游戏我已经玩够了，因此在灌木林里的某个被铁丝栅栏围着的地方，那些镶嵌在绘制的树枝中的木头鸟静坐在一个圆盘上，我将那支赫约尔卡手枪的橡皮子弹对准它们，被子弹击中后的木鸟便从圆盘上掉落。

我在前一天夜里做的那个梦一整天都藏在我的心里，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在梦里看见了一个幽灵，我很难讲清那幽灵得以显身的地方。但是一个我知道却不得进入的地方和它很相像，那是我父母卧室里的一个角落，被用一面褪色的紫色丝绒帘子遮住，妈妈的晨袍挂在后面。

帘子背后是神秘莫测的黑暗：这个角落简直与那个随着母亲衣柜的开启而敞开的天国一模一样。一段取自席勒《钟》里的诗句用蓝线绣在衣柜隔板的白色滚边上，床上和餐桌用品叠放在隔板上，有床单，床罩，餐巾，桌布。从装得满满的丝织香袋里飘

溢出薰衣草的芳香，香袋摇摇晃晃挂在两扇狭窄的柜门后打褶的布套上。

于是，地狱与天堂两个界域就由曾在织布机上显示威力的古老而神秘的编织魔法开启了。而我的那个梦就来自地狱之国：梦中有一个幽灵显身于挂着丝绸的木制衣架上，它在偷那些丝绸。其实它什么都没做，也没把那些丝绸如何。它既不把丝绸抢过去，也不拿走它们。但我依然意识到，它在偷丝绸。如同传说中为鬼魂进餐作证的人尽管没有具体看到鬼在吃喝，但还是意识到有鬼在用餐。这就是那个我在心里藏了一整天的梦。

我发现，好像又有第二个梦延续了前一个梦，这发生在做了这个梦后第二天夜晚的某个怪异时刻。梦中我看见父母进入了我的房间，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将自己关在我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家里没有任何可以当早餐食用的东

西。由此，我知道家里被抢了。半夜里，一群人数众多的盗贼潜入了我家。中午，亲戚们来了，带来了最急需的东西。人们解释说，幸好屋内住的人不多，盗贼因此没有伤害我们。

这次恐怖的盗贼造访事件持续到凌晨，在我房间的窗后，父母一直徒劳地等待天明，希望可以向外发出信号，我由此也被拖入这件事中。虽然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傍晚站在栅栏门前的女佣做了什么，但是，我因那夜的梦而有所听觉，蓝胡子<sup>1</sup>夫人充满好奇地轻轻进入他的卧室的动静被我听到了。可是，恐惧使我在这样进行陈述时发现，其实我不应该讲那个梦。

---

1 蓝胡子(Blaubart)是西方童话中的人物，传说他杀死了好几任妻子。

## 聚会

妈妈有一件椭圆形的挂饰，因为实在太长了，以致已经无法佩戴在胸前。每次当她将它佩戴在胸前时，从它拖到腰带的部分就能看出它确实太长了。不过，妈妈只有在家里来人时才戴上它。这件饰品中间配有一颗晶莹闪烁的黄色大宝石，在大宝石周围环绕着各种颜色——有绿色、黄色、蓝色、紫色和淡红色——

的小宝石，这是它格外耀眼的地方。

我经常可以见到它，所以非常沉迷于它。平时，妈妈把它放在首饰盒里。在妈妈从首饰盒里取出它的那一辉煌时刻起，对我而言，它便会呈现出双重效力：第一，它使我有了陪伴，虽然实际上这个陪伴只佩戴在妈妈身上；第二，它是我的护身符，它的首要保护对象是妈妈，使她不要受到可能来自外界的侵袭。因为它的庇护，我也平添了一些安全感，而且全是托了它的福，我才在它被取出的那些晚上不用马上上床，虽然这种情况不是经常有的。

每当我家里有聚会时，也会使我更加的不高兴。随着第一批客人的到来，人们会来到我的房间对我问长道短，而且没完没了。接着，在一段时间里过道里不断有门铃的响声，这些铃声响得比平时更短促，更紧凑，这有些让人胆战心惊。

对我而言，这些铃声清楚地表明，除了把门打开之外，它们敦促的还有其它更要紧的事。与此对应的是，被悄悄地快速开启的门，然后便出现了聚会几乎还没开始就仿佛已经结束的情形。其实，如同在还没有冲击出新的海岸线时，巨大的波涛已经消失于岸边潮湿的淤泥中一般，聚会只是为了消失在匆匆行程和密密细语的翻腾沉积中，而退隐到了各个房间里。

这一幕情形的凸现与我所属的阶层有关，所以我开始在这样的夜晚结识这些人物，但我对他们并未感到亲切。我由眼下在房间里充盈的气氛感觉到，它不可理喻，但又直截了当，常常会不惜采用堵死绕圈子的做法。它横冲直撞，一意孤行，丝毫不顾所处的时间和地点。

如今，在我看来，今晚穿在爸爸身上的那件光亮如镜的晚礼服衬衣，也如同一副盔甲，此时此景，在他一小时前巡视过还空

无一人的椅子的目光中，我发现了某种一切准备就绪的神情。

这时，我这里呼呼吹来了一阵风，这个看不见的精灵显得强壮有力，它向每一个部位冲去，悄悄自言自语；如同人在贝壳中俯首帖耳一般，它任凭自己在那里闷声细语；它如同风中的树叶，在自行发出忠言，又如同壁炉里正在噼啪作响的木材，随后又自行无声地离去。

这时，我对将这不可阻挡的家伙在几小时前放进来的行为开始感到后悔，那是我为了使餐桌向两边张开而拉了一下扣子，一块木板出现在桌下，向上打开的木板正好夹在向两边张开的桌子中间。这样，来访的每个客人在桌旁就都有位子了。

接着，我要帮着铺桌子，这时经由敬重我的手不仅要



具摆到桌上——蟹状叉或牡蛎状刀<sup>1</sup>——而且要用上喜庆时通用的各种东西：放香槟酒用的金丝罐，绿色高脚酒杯，放盐用的小银罐，磨得精光的专供波尔图酒<sup>2</sup>用的高脚小杯，各种用于盖酒瓶的软木塞，侏儒状和各种动物状的重重的金属套套在木塞的外面。

最后，我还要将一块写着就座者名字的牌子放在每副餐具前众多酒杯中的某一只上，用它为整个忙碌加了冕。最终，在我得意地环视还没摆好椅子的整个餐桌时，由于所有洁白无瑕的瓷制餐具上小小矢车菊图案的缘故，一丝平和感由桌上摆好的所有盘子深深地渗入心中：这种平和是单凭目光就能掂量出其适意的。

这样的目光是非常熟悉的，迥异于我平日天天面对的充满

---

1 蟹状叉和牡蛎状刀，指各种典雅形状的餐叉、餐刀。

2 波尔图酒 (Portwein)，产于葡萄牙的一种葡萄酒。

硝烟的眼神。不知有多少次，每当在这同一张桌旁发生争执时，我都祈求那蓝色洋葱图案出来调停，而如今，在我面前这张桌子则闪烁出如此的光焰。我无数次专心投入到它的花蕾和涡卷形体中，投入到它的枝杈和叶线中，我还从未如此专心致志地对待过任何一幅美妙的图案。

为了得到洋葱图案的“友情”，我是多么俯首帖耳地祈求，从未有人如我这般央求。在出现常常使我吃不下午餐的不平等争执时，我多么盼望它能成为我的支持者。但我的愿望从没有实现过，因为如同一尊有其渊源的中国武士像一般，这个洋葱图案是可以花钱买到的。

妈妈无比珍视它，整个由她召唤出的梯队序列，还有在厨房里使每个战死将士起死回生的哀怨，所有这些都让我的愿望无法实现。因此，我目光的进袭被这个洋葱图案冷峻而不动声色地抵

挡住了，它没有让自己的一丁点儿枝叶来遮护我。我依靠这张餐桌的喜庆景象摆脱了这幅让人不悦的图案，只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心旷神怡。

在中午时分，那份叫人陶醉的感觉随着夜幕的慢慢降临，越发明显地被罩上了一层面纱。这时，我的母亲只是匆匆来到我身边道晚安，却没有离开家，不然，此时此刻，她会在我的鸭绒被上放上小礼物。

这说明，对妈妈而言，这个时刻意味着白天还在继续，而我就可以如同从前手捧玩具娃娃一般放心大胆地准备入睡。这是隐秘地落入被她拉平的盖被褶皱中去的时刻，她自己对此并不知道。这也是我在妈妈依然劳作的那些晚上感到心安的时刻，此时，那块已经被她系上的头巾的黑色尖角会在我的脸颊上触抚。

我喜欢靠近妈妈，喜欢从她身上向我袭来的气味。我在与她

胸前佩戴的那块黄色大宝石的贴近中，以及在她那块头巾的阴影中体验到的每个时刻，都让我感到幸福无比。在被她亲吻时从她嘴里得到硬糖的感觉是无法与这种幸福感媲美的。

接着，当妈妈因为爸爸在外面喊她而起身离开时，骄傲充盈在我的周身，我为自己这样体面地把妈妈送到了外面的聚会中感到骄傲。我躺在床上，在快要睡着时不知不觉地对一句谚语的真谛有所感悟，它就是：“夜色愈晚，访客愈美。”

## 乞丐与妓女

小时候，柏林的老西区和新西区让我十分迷恋。我所属的族群在这两个地区居住，怀着一种掺杂着造就了犹太人居住区的韧性和自我意识的情感，而对其非常迷恋的我则将它看作自己的封地。

当时的我，绝对以该居住区的主人自恃，因为我对其他居住区毫不了解。对像我这样年龄的富家儿童而言，只有乞丐才算得上穷人，当我第一次慢慢明白贫困也潜藏在为一点点报酬而出卖自己劳力的屈辱中时，我的认识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那是发生在我完全记事的年纪，我记下的的是一个派发传单的男人以及那些对传单没有兴趣的公众带给他的屈辱。因此，这个可怜的人——到此我的记述已结束——就将一包传单偷偷地扔掉了。显然，用这种方法摆脱困境是最消极的。但是，除了这种带有破坏性的方式外，当时的我想象不出其他任何的反抗方式。

当然，这种方式源于最切身的体验。每当我试图从母亲的关照中逃离时，想到的都是这种反抗方式，在“购物”时我尤其喜欢采用这种方式，并异常固执，使得母亲特别恼火。具体地说，我已经习惯在马路上总是走在母亲身后并比她慢半步。

此后，当我的性意识被在马路上来回漫步引发出来时我才明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当年与妈妈一起在市区街巷漫步时意念上的独行。

不过，这最初的性欲萌动指向的是完全乱作一团的意念活动，而不是身体，它或是被煤气路灯映照发出错乱的光焰，或是还未得到开启而安睡于已经蛹化的皮层下。如今，我因对所遭遇事物似乎只看到其三分之二的观看方式而受益匪浅。那时在妈妈还在骂我走得太慢、太漫不经心时，我已经隐隐地感觉到，此后可以借助只是表面看来我不熟悉的马路来从妈妈的关照中逃离。

那时，我与一位马路上的妓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了攀谈。不管怎样，我当时出现了一种不顾妈妈和她所属阶层的体面去做事的冲动。毫无疑问，这引发我的史无前例的举动，可惜，冲动

只是一时的。

那时我迟疑了很久才真正开口与那位妓女进行攀谈。当时我的感觉非常糟糕，只要给出一个信号，妓女就会按程序做出反应，与她攀谈就像和一台自动售货机交往。

我在这样的感觉下开口说了话，随即，马上感到两耳充血，根本无法将她涂满唇膏的嘴唇里蹦出的话语听清。我赶快走开，以便在当晚能对这一大胆的举动再次进行尝试——当时这样的尝试我做了好多次。

此后，每当我在天快亮时偶尔稍稍停留在通向后院的道上，便会无法抵御那沥青小道的吸引，从而走向后院的妓女。当然，那让我获得解脱的并不是最干净的手。



## 不幸事件和罪行

城市每天都一再给我有关这些事的承诺，到了晚上却往往落空。即便有什么事发生了，在我赶到现场时，一切也都过去了，如同神灵在凡人面前显身只是瞬息一般。

运出一具死尸的房屋，被洗劫过的橱窗，一匹马跌倒在马路

上的地点——为了能好好闻够那些事件留下的气息，我在这些地方站住了脚。但是，这样的气息随着那些肇事者的四处逃去也一起消失无踪了。

当快马拉着救火车冲向不知位于何处的失火地点时，谁能将它的去向弄清楚？谁又能透过救护车的毛玻璃将坐在担架旁的一位陪伴者的车内情形看清？从街上飘过的不幸，向那些车子径直冲去，我没有办法捕捉它的踪迹。

可是，还有一种自然会如同吉卜赛大篷车一般对自己的秘密进行严格保守的奇特的车子。这种车子上让我感到阴森可怕的依然是窗子，铁条将它们牢牢地封着，由于铁条之间的距离很小，有人想从里面钻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这一点，我一直暗自竭力琢磨着那些可能会关在里面的罪犯。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这些让人无法呼吸的车子是运输不幸

与灾祸的罐车，因为，当时的我不知道这些车辆押解的只是一些文件。

那条运河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河里的水十分幽暗，而且水流十分缓慢，这使它仿佛与所有伤心事都难以分开。但是，许多挂在桥边的白色救生圈却都只与死亡在表面上定了亲，我每次经过时，它们依然挂在原处。

最后，我只好看看展示如何为溺水者救生的牌子，并对此感到满足，可是，这样的展示令我感到遥远，如同佩加蒙博物馆<sup>1</sup>里的“石头武士”一般。处处都对这样的不幸事件预先设防了。

城市和我都能让它转危为安，却找不到它在哪里。是的，我

---

1 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seum)，一座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著名博物馆，主要藏品是从巴比伦到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古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的艺术和建筑艺术品。

多希望能够透过伊丽莎白医院紧闭的护窗板向里观望啊！每当我从绿茨福路向医院走来，都会发现大白天这里有几扇护窗板关着。问了之后我才知道，重病号住在这种房间里。

这是一个犹太传说：死神的手指向哪个埃及人的房子，这户人家的头胎就一定会死。犹太人在听过这个传说后，在想象那些房子时可能会充满恐怖，如同我对那些护窗板紧闭的窗户进行揣测时一样。

不过，死神真的会那么做吗？还是有一天会开启护窗板，躺在里面的那个重病患者变成一个康复者？有关的想象在不幸和罪恶终于发生时便完全被击破，梦与现实的界限也消失不见，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因此，我不知道那一件事是来自一个梦，还是不断进入梦中的真实的事。总之，每当我碰到门链时就会想起它。

“别忘了先把门链插上。”每当人们准许我去开门时总会这样

叮嘱我，直至今天我还是害怕有一只脚顶在门缝里，如同童年时一样。有一次惊吓让我身处这样的恐惧中，就像炼狱之苦一般无限绵延着，显然这次惊吓只是由门链没有被插好而引发的。

一位先生出现在父亲的工作室，他穿着还算不错，他说话时旁若无人，好像没有看到母亲的出现，将母亲视为空气一般。对他而言，我在隔壁房间的存在更加不值一提。他说话的语调好像不具有特别的威胁性，似乎挺客气的。但是，他沉默不语时的那种寂静却显得异常可怕。

在这个没有电话的房间里，父亲的生命真是危在旦夕。当时他可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就在他站起了身，还来不及离开写字桌，想赶走这位破门而入并早就站定脚跟的先生时，那位先生已经先他一步关上了门，并将钥匙拿了下來。他阻断了父亲的退路，却始终未将母亲放在眼里。

是的，他对母亲的毫不在意是让人最不堪忍受的，好像她是这个凶手兼勒索徒的同伙。在我还没有搞清真相时，这次极为恐怖的生人贸然造访就被平息了。

因为这次惊吓的缘故，我从那以后对就近冲向火灾报警器求援的人总是很能理解。它们伫立在马路边如同祭坛一般，让人能够在它面前表达自己对主管灾祸的女神的祈求。可以想象，报过警之后，人们会作为唯一知情的行人倾听救火车的警笛声从远方渐渐传来，此时此刻，报警人的心情会比看到救火车本身激动得多。

可是，不幸事件中最精彩的部分在警报声出现时几乎已经过去了，因为就算报警报对了，人们也看不到真正的火焰。仿佛这个城市在成排的屋顶上或在庭院深处妒意浓浓地养育着那稀有的火苗，而每个人都想看一下被藏在深处的那只滚烫而耀眼的火

鸡。偶尔能看到从里面走出的消防队员们，但是让人觉得无法从他们身上看到值得看的东西。

只有来看热闹的人完全专注于火情。要是有带着梯子、皮管和水箱的第二批队伍开进去的话，那么他们在一阵忙碌之后便会如同前一支队伍那样变得十分懒散，与其说这种戴着钢盔、装备精良的增援队伍是来扑灭那看不见的火焰的，倒不如说是来保护它们的。

但是，增援的救火车在大多情况下是不会开来的，转眼间人们突然发现，火已经被扑灭了，而警察也看不见了。谁都不愿意证实是因为有人纵火引起的火灾。

## 针线盒

那种将睡美人刺伤、让她沉睡一百年的纺锤，已经不再为我们所知了。但是，我们的妈妈也在下雪天拿起针线坐在窗边，与雪天里坐在窗边的那位王后娘娘，即白雪公主的母亲一样，而她也只是因为手指上套着顶针，所以才没有在做针线活时被刺出三滴血。



由此，顶针的顶端显出了暗暗的红色，上面的小坑也仿佛是留下的被刺伤后的痕迹。如果把它对着光线，光线就会把那个幽暗洞洞的尽头照得通红，我们的食指是非常熟悉这个洞洞的，因为我们喜欢将这个小小的桂冠戴上，偷偷做一次国王。

当我的手指上套顶针时，我明白了女佣们那样称呼母亲的原因。她们的本意是想说“尊敬的夫人”(gnae-dige Frau)，但是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以为她们是在说“缝纫夫人”(Naeh-Frau)<sup>1</sup>，因为她们把第一个字的音节弄得残缺不全。

可是，对我而言，想要标识妈妈无以逾越的权力，却也无法找出更贴切的头衔。如同一切真正拥有权力者的宝座一般，在缝纫桌边的妈妈的这个宝座，同样也具有无法抵挡的魔力。

---

1 德语“尊敬的夫人”(gnaedige Frau)中的“尊敬”(gnaedige)一词如果在发音上发不清晰首末音节，听上去就有点儿像“缝纫”(Naeh)一词。

有时我能感觉到这种魔力，在它罩住我时，我就乖乖地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妈妈常会在我陪她买东西或去串门时发现我衣服上还有些毛病。于是她便抓住我已经穿在身上的海军服的袖口，缝牢上面蓝白相间的贴边，或者在我的海军领结上飞快地缝几针，使它“显得更有精神”。而我则咬着浸了汗的帽檐带站在那里，味道酸酸的。

此时此刻，因为针线对我的这种无与伦比的控制，使我的心里产生了对抗和愤怒，这不仅是由于妈妈操心我已经穿在身上的衣服使我的忍耐有限——不，更多的还是由于在我身上动来动去而不考虑我的感受，与针线盒里的东西毫不相称：那里有精致的缝衣针，有大小不一的剪刀，还有色彩斑斓的丝绸。

我开始疑惑，这样的盒子原本是不是缝纫用的——它与那种我现在有时在马路上碰到的东西，就是那种从远处看介于理发店

橱窗里的发型和蛋糕房里的糕点之类的东西有点儿像。

要是某个在说话的轴心卷出了几乎四十年后我才见过的奥德拉黛科(Odradek)卷，我会感到非常意外。虽然这种在房间角落和楼梯上忙来忙去的会说话的神秘轴心被一位诗人称为“家庭之父的操心”，但这还是颠倒了性别关系的家庭的主人——至少当时我已经感觉到那盒子里的棉线圈和丝线诱惑得我坐立不安，那个线圈由一个空心轴组成，线随着轴的转动绕在了上面。之后，用薄纸封住轴的两头，大多用金字在呈黑色的纸上印着产品的编号和制造公司的名称。

我没有抵挡住巨大的诱惑，用指尖将薄纸的中央捅破了。捅破纸后，我用手指摸到洞里去，当时心里感到特别满足——那些线圈在针线盒的上端并排放着，那里有一一插在皮套里的剪刀，还有晶莹闪烁的黑色的针链。幽暗的底部在这一层的下面，那里

一片混乱，散开的线绞成一团，各种零碎布头、衣服搭扣、用剩的橡皮筋都堆在一处。

一些纽扣也在这些剩余物中，它们当中有些形状谁也不曾在何种衣服上见过。我在很久以后又看到过一些相似的：它们成了一位普通中学教师在上世纪中叶绘制在一本教科书中的雷公托尔<sup>1</sup>车子上的轮子。

这么多年后，通过这幅发白的小画我才证实了自己的那个猜疑：这样的针线盒原本并不是用来缝纫的——白雪公主的母亲在下雪天做针线活。整个大地越静谧，就越能显出这种安静的家务活的高贵。天黑得越早，就使我们越多地拿起剪刀。这样，我们小孩也会将眼睛盯着一根拖着粗棉线的针，看上一个小时。

---

<sup>1</sup> 托尔(Thor)，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也是日耳曼北部地区诸神中专管打雷的多纳尔神(Donar)。

每个孩子都默默地将要绣的东西取出：吸墨布，硬纸盘，小布罩，并将花按照纸样的图案绣上去。针穿过纸样，发出清脆的响声。我抵挡不了诱惑，不时地去欣赏布背面线条交错的图案。

每缝一针，布的背面的零乱就会增加一分，与此同时，布的正面绣的花也会越来越像模像样。

## 圣诞天使

圣诞树是这个节日的开始。当我和大家在某天早晨一起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时，许多街上的角落都被打上了绿色的印戳，这些印戳如同一个巨大的圣诞礼盒那样，牢牢地钉住城市的成百上千个角落和边沿。然后它在美好的一天被撑破了，许多果仁、玩具、圣诞树饰品和草编工艺品从里面涌出：这就是圣诞市场。

还有另一样东西和这些东西一起喷涌而出，那就是贫困。如同裹上丁点儿糖的苹果和果仁也可以和杏仁糕一起摆在圣诞拼盘上一样，在较富裕的城区也允许穷人们兜售用以装点圣诞树的彩色蜡烛和银丝条。富人们的孩子被指派去对穷人作一些施舍或者买他们的小布羊，因为富人们自己不好意思去做这样的事情。

在此期间，母亲悄悄买来的圣诞树已经矗立在阳台上，那是母亲让人从后面的楼梯搬上来的。节日气氛一天比一天更加浓厚地萦绕在圣诞树的枝杈间，这比树上的任何烛光都神奇美妙得多。节日前的最后一些日子被庭院里的手摇风琴以圣歌充实着。最终节前的这段日子还是过去了，终于，圣诞日又一次到来。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那些我最初经历的圣诞日。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六点钟的来临，这种等待就像插在白昼心窝上的一只箭头，颤颤悠悠。我在此后经历的节日中不再有耐心等待

的情形。为了不将目光从天井对面的窗户上移开，我在暮色已经降临后依然没有点灯，此时可以看到那边的窗内第一批蜡烛已经点亮了。

圣诞树短暂一生中最让人战栗的时刻就是现在，它给黑暗献上树叶和枝杈，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已成为后院公寓朦胧窗棂中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星座。这样的星座虽然不时施恩于某一扇被遗弃的窗子，但是许多窗子还是一片漆黑，还有一些窗子更是枯萎在傍晚煤气灯的映照下，令人倍感哀伤。此景使我发现，衰老、孤独、贫困以及所有穷人们闭口不提的苦难，这些圣诞节里的窗棂都有。

此时想起父母刚刚准备好的礼物，我的心里顿生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只有当实实在在的幸福近在眼前时才会产生。我正要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窗口时，我觉得房间里是一个让



人感到陌生的世界。

那只是一阵风，于是，正涌现在我唇边的话语如同鼓起的风帆，突然将一艘垂落的篷帆推到清爽的和风中：“年复一年，耶稣来到，降临人间，与我同在。”刚开始应着诗句显出形貌来的那位天使，随着话音的消失倏然退去。

我没有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待很久，有人叫我去对面的房间，在那里，圣诞树那十分辉煌闪耀的光焰使我对它感到陌生，这种陌生感直到它被拔掉底座，扔入雪地或在雨中晶莹闪烁的时候才消失。

由此，节日落下了帷幕，就在它随着手摇风琴开始的地方。

## 两支铜管乐队

不会再有如同军乐队演奏的音乐一般不合人性、有失典雅的音乐了。在军乐的激励下，在动物园附近的咖啡馆之间拥挤着，沿莱斯特林荫大道<sup>1</sup>向前簇拥的人流热血沸腾。我到今天才认识

---

<sup>1</sup> 莱斯特林荫大道，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堕落大街”。

到，潜藏在这样的人流中的暴力造成的恶果有多大。

对柏林人而言，这里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高级的培训爱的教堂：居住着斑马和角马的沙地，栖息着兀鹰和鸢的礁石和秃树，臭烘烘的狼圈，以及鹭鸶和鹈鹕孵化雏鸟的地方都环绕在这里。定音鼓及打击乐的喧嚣声与这些动物的号叫声混在一起。

有个男孩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生平第一次在假装专心与身边的朋友说话时，将目光紧盯一个路过的女人。他这样努力地使自己不被别人从声调和眼神中识破真相，最后还是未能将那个路过的女人的容貌看清。

在此之前，他在很早的时候听过另一种铜管乐，而这两种音乐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先前的那种纯粹而亮爽，在清冷的空气中回荡，如同荡漾在一个薄薄的玻璃罩里；现在的这种沉闷而撩人，在树荫和帐篷下摇荡。从卢梭岛(Rousseau-Insel)那边幽幽飘

来的它，激励着溜冰者在新湖上划出圆形和各种弯线。

那时的我做梦也想象不出这个岛名的来历，对它复杂的拼写就更搞不清了，但我早就位于这些溜冰者的行列中了。因为它非常适宜的位置，更因为它热热闹闹的四季，所以任何其他冰道都没办法与它相比。其他冰道在夏天是什么样呢？都变成了网球场。而这里，岸边长长的柳枝绵绵延延地低垂着。同是这个湖，配着画框在外婆暗暗的饭厅里挂着等着我。

那时人们喜欢画这个湖和它像迷宫一样的水道。在维也纳华尔兹的乐声中人们滑行着穿过那座桥；夏日里人们也是在这同一座桥的栏杆边观看船只缓缓驶过幽暗的水面。附近的小路纵横交错，特别是还有一些僻静的避难之地，那就是“大人专用”的长椅。

这样的景观在沙坑那里的圆形广场上呈现出来：有的孩子在沙坑中央挖弄沙子，有的孩子呆呆地站着，直到凳子那边的保姆

喊他或者有人撞到他。保姆将婴儿车放在面前，自己坐在长凳上专心致志地看闲书，几乎不需抬眼就能照料孩子。

那里还有置身于那些漫不经心的女人和哭叫的婴儿之间显得有些弱不禁风的老汉，他们将敬畏生命的认真——报纸传送到她们手里。这些就是关于这个湖岸边的全部情况。

我的步伐由于穿溜冰鞋而变得蹒跚起来，在其中我还能感到湖面的存在：在一阵溜滑之后我越过冰面，两脚重新接触到木板地，跌跌撞撞地走进一间烧着炉火的小屋时，发出了噼啪声。一条长椅摆在炉子边上，在决定解下冰鞋之前人们还可以再一次掂掂脚上的分量。

我把腿斜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将冰鞋松开。这时我的两只脚脚底如同长了翅膀一般，迈着向冰冻大地频频点头的步伐，走出了小屋。小岛上的乐声在回家的路上又继续陪了我一程。

## 驼背小人

我小时候在外出散步时，总喜欢透过平铺在地面上的栅栏向里窥视。这样的栅栏使人站在橱窗前也能发现：有一个洞位于橱窗的正下面。这种洞穴用来给位于地下室深处的天窗透光和透气。

与其说这样的天窗是开向露天，不如说它是开向地的深处。由此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透过自己正好站在上面的栅栏铁条张望下面，盼望着能在这种上半部露出地面的地下室里看到一盏灯、一位住户或者一只金丝雀。

但并不是次次都能看到。如果白天我的这种期待落空了，那么事情到了夜里就有可能反转，在梦里会有从地下室射来的目光注视我，使我无法动弹。向我射来这种目光的是那个戴着尖帽的地下精灵。它刚令我不寒而栗，却又立刻消失无踪了。

对我而言，夜间潜伏在那扇天窗下要在梦里偷袭我的东西与白天在那儿集聚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当我有一天读到《德国儿歌集》中的下列诗句时，我对自己所处的情形十分清楚：“我走下我家的地窖，想打开桶倒酒；一个驼背小人站在那儿，竟抢跑我的酒罐了。”

这帮喜欢恶作剧、捉弄人的家伙我是认识的，而且毫不奇怪他们以地窖为家。他们是一群无赖。于是我立刻想到了童话中都在喊叫“天要黑啦”的大头针和缝衣针，想到很晚还在外面游荡，偷小母鸡和小公鸡的夜贼，我十分讨厌他们只是为了取乐而在夜间做的这些勾当。那小矮人所做的与他们完全一样，但我却不能对他做进一步的了解，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最早在不经意间向我透露他的存在的人是妈妈。每当我将什么东西掉落在地或打碎了什么，妈妈会说：“笨蛋在向你致意。”现在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了，她说的就是那个盯着我看的驼背小人。小矮人看向谁，谁就会表现出漫不经心，就会既不注意那个小矮人，也不留心自己，而是站在一堆碎片前神志恍惚：“我走进我家的厨房，想为自己做一小碗汤；一个驼背小人站在那儿，竟打碎我的小锅了。”



他在哪里出现，我就会在哪里掉落东西，也看不见掉的是什么东西，直到几年后看见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它们如同长出了比小矮人那种还要短的驼背，全都萎缩了。那个小矮人一直在我前面跑，抢先将我的道路堵住。

但除此之外这个灰灰的监护鬼并没对我造成伤害，只是不时让我重新忆起那些曾属于我的、几乎被我遗忘的东西：“我走进我家的小屋，想吃点麦片糊糊；一个驼背小人站在那里，竟吃掉一半我的糊糊。”

小矮人老是这样在那儿站着。他总是盯着我，而我从没有见到过他，并且我越不留意自己，他就会将我看得越清楚。

我想，那小矮人看到的图景，组成了传说中人临死前快速浮

现于眼前的“整个世界”的图景，那图景在我们面前快速翻过，如同曾是电影摄制技术前兆的固定小书画页一样，只要轻轻一碰这样的固定小书，上面的齿轮就会沿着卡齿转动起来，然后，书页里的画面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快速闪现，令人难以分辨。在这样连续闪现的画面中，就能见到游泳者是怎样与水浪搏击的，也能见到拳击手出拳时的整个动作。

小矮人对我也拥有着同样的图景，他处处盯着我看：在后屋过道的电话机前，在我站立的水獭笼子前，在我捉迷藏时藏身的地方，在冬天的早晨，在铜管乐中我的冰道上，在蝴蝶飞舞的布劳豪斯山，在花园街以及我生病卧床时，在针线盒和我的抽屉前，在格林尼克和火车站。

虽然他如今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他站在世纪的门槛上，用听上去就像煤气灯显赫的滋滋响声一般的声音轻轻叮嘱我：

◎ 柏林童年

啊，我求求你，  
可爱的小宝宝，  
请一起为驼背小人祈祷！

最后稿



## 内阳台

如同母亲为了不让新生儿被吵醒而将他抱在怀中一样，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生活也是这样呵护那些尚显娇柔的童年回忆的。最能激起我内心对童年回忆的，就是那对庭院的一瞥。夏日里，遮篷总会为庭院中那众多幽暗的内阳台中的一个遮出一块荫凉地。

对我而言，这就如同一位新公民被这个城市放入其中的摇篮里。将上一层阳台托起的卡尔雅蒂德<sup>1</sup>正想从其位飘离一会儿，来这只摇篮边唱一首小曲。虽然这支曲子中并未含有对我未来生活的预示，但里面却有一句能够让我永远陶醉在那庭院空气中的歌词。

我觉得，卡布利<sup>2</sup>葡萄园的气息掺杂在那空气中，我在园中搂着我的情人。主宰着我的思绪的正是这空气中充盈着的那些画面和隐喻，如同柏林西区的庭院由卡尔雅蒂德在阳台高处撑着一般。

有轨电车和拍打地毯的节奏如同空谷跫音，轻摇着睡梦中的我，编织着我的酣梦。开始的那些梦好像充溢着牛奶的香气，

---

1 卡尔雅蒂德，西方建筑中的女像柱。

2 卡布利，意大利的一个小岛。1924年，本雅明与情人拉西斯(Asja Lacis)在该岛上结识。

又如同滔滔水流一般恍惚流逝；后来的那些则绵延细长，有关潺潺阴雨和漫漫旅程。

在灰墙前春天抽出嫩芽。当沾满尘埃的那片树叶棚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天千百次地拂过屋宇外墙时，枝叶的簌簌声将一个我当时还不能领会的寓意传递给我，那时庭院中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具有某种暗示，多少传达蕴含在绿色卷帘被拉起时发出的帘片撞击声中；当百叶窗在黄昏中哗哗落下时，在隆隆声中我又巧妙地使多少不祥的讯息不被揭开。

庭院中那棵树伫立的地方最能引起我的关注，那里被一个宽大的铁圈覆盖着，而不是像其他地方一样铺满石块。铁圈之所以能盖住那块地面，是因为它是由密密麻麻的铁条组成的。

我想，这应该是有道理的。有时面对这块由枝杈丛中长出的黑色地面，我会琢磨有什么在它下面。



后来，这种琢磨又被我延伸到出租马车站。那里的树根部与此相同，也是被植于铁圈盖下的，并且周围还围上了栅栏。人行道上有抽水槽，马车夫们在往里面灌水饮马时，会把雨披搭在那些栅栏上，冒出的水柱将稻草末和燕麦渣冲散了。

对我而言，这些候车站如同我那庭院外面僻远的乡村，只是偶尔被进出的车辆打断那份宁静。

沙龙，在艺术表现中时而悄悄地出现一盏吊饰，时而是一个中国瓷瓶，时而又是一个铜器。虽然这些古董很少会为沙龙这样的地方增色，但它们还是与自身固有的古气相吻合的。沉积在那些与世隔绝氛围中的漫漫时光，由沙龙墙上宽宽地伸展开的庞贝红线提供了浑然天成的背景，时间在这些直接通往庭院的幽室中变得苍老。

正因为这样，我邂逅于阳台的中午以前的时光总是待得太久，

这使得它与在其他任何地方相比都显得悠然自得。总是它早已在那里等着我，而我从未在这里等候过它的到来。每当我在阳台上终于寻见它时，它在那里已待了很久了，并且好像已经“过时”。

后来一些新的东西在我从铁路路基上看向那些庭院时发现了。在闷热的盛夏午后，当我从车厢里向下俯瞰它们时，它们与外面的景观隔绝了，如同把夏天封在了这些院子里一般。而且晾晒在阳台护墙上的红色席梦思床垫，比起里面那些从其外壳长出红色花朵的老鹤草<sup>1</sup>来，其实更符合夏天的气氛。人们可以在阳台里那些好像绕着藤条或芦苇的花园铁椅处小坐歇息。

每当内阳台上的小读书会在晚间开始时，这些铁椅就被我们拉拢来。从红绿交映的灯罩里射出的煤气灯的光线直接照在了雷

---

1 老鹤草，一种可供观赏的植物。

克拉姆<sup>1</sup>出的书本上。罗密欧的最后叹息从我们的庭院飘过，去找寻来自朱丽叶墓中的在恭候他的回音。

相比于其他居室而言，这些内阳台从我童年以来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我对它们感到亲近的原因不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已不再能前往安居，所以对它们的被荒置感到了某种安慰。柏林人的住房到阳台往往就结束了，而柏林——那城隍爷自身——的领地却从这里开始。

它在这里是这样活灵活现，以至于任何飘忽的东西都无法与它媲美。空间与时间在它的庇护下，和睦相处并各得其所，它们都对它俯首听命。它们簇拥着那个曾与它们同处一窝的孩子，在他的内阳台里逗留，如同在早就为他准备好的墓穴驻足一般。

---

1 雷克拉姆(Reclam)，安东·菲里普·雷克拉姆于1828年在莱比锡创办的一家出版社，以出版有关世界文学方面的作品集和学术著作而闻名。

## 迟到

看上去由于我的缘故，学校内院里的那只钟损坏了，它停在“迟到时刻”上。在我慢慢地轻手轻脚地走过走廊时，默默支持我的喃喃自语声从一些教室的门后传来。这些在门后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朋友。突然，一片沉默，好像人们知道会有个人出现。我扭动了门把手，没发出一丝声响，我站着的那个地方受到阳光的直射。

我走了进去，我那宁静的时光也随之打破。里面的人好像都不认识我，甚至也不曾见过我。在这堂课开始的时候老师就把我的名字没收了，如同魔鬼将彼得·施勒米尔<sup>1</sup>的影子抽去一样。

整整一堂课我都没有机会发言。我与其他人一同学习，默不作声，直到下课铃响起。但是我并未从铃声中得到任何好处。

---

1 彼得·施勒米尔，是小说《彼得·施勒米尔美妙无比的经历》中将自己的影子出卖的人，后来成了遭遇“厄运”或“不幸”的人的代名词。

## 少年读物

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得到了分发给低年级学生的最心爱的书。那本我要的书在班主任喊到我的名字以后，就踏上了越过一张张课桌走向我的旅程：它被一个同学传给另一个，或者从同学们的头顶越过被交到我手中。

书页上有曾翻阅过它们的手留下的印迹，甚至连装订书页用的装订线也脏兮兮的。特别是书脊很明显受到了许多粗鲁的对待，因此无法将封面和封底对在一起，歪斜着的书的切面形成了一层层小阶梯。有些书页上还挂有如同树枝间晚夏的游丝般细细的网线。我在初学阅读的时候，曾将自己编织在里面。

将书放在了一张桌子上，那桌子有点儿过高了。我在阅读的时候会两只耳朵堵上。我何尝未曾聆听过这种无声的叙说？当然不是听父亲说话。冬天我在暖意浓浓的卧室窗边站着，有时外面的暴风雪会这样无声地向我叙说，虽然由于新雪片太迅速而密密地将旧雪片盖住了，我根本不可能将这叙说的内容完全听懂。

我和一团雪片还没来得及好好亲近，就发现突然有另一团闯入其中，使得它只能悄然退去。

但现在时机到了，通过阅读那密密聚在一起的文字，我可以

将当初我在窗边无法听清的故事寻回。我在其中遭际的那些遥远异邦亲昵地交互嬉戏，如同雪片一般。而且因为远方在雪花飘落时进到了里面，而不再驶向远处，所以阿库<sup>1</sup>和阿拉斯加，巴比伦和巴格达，特罗姆瑟<sup>2</sup>和特兰斯瓦尔<sup>3</sup>都坐落在我的心里。

在这些城池中缭绕着书中久置的气息，其中如此让我心醉神迷的是流血和惊险，因而我永远对这些被翻破的书本忠心耿耿。

或许我对那些已无法再找见的、更破旧的书籍也忠心耿耿？也就是我仅在梦中见过一次的那些无比美妙的书籍？这几本书的名字是什么？我只知道它们已失踪太久了，再也找不到了，除此之外，我对它们便一无所知。

---

1 阿库，以色列北部城市，曾是巴勒斯坦重要的港口城市。

2 特罗姆瑟是一座港口城市，位于挪威北部。

3 特兰斯瓦尔是南非的一个省份。



而在我的梦中，它们静躺在一个柜子里，我在醒来之后不得不承认，虽然在梦中我和这个柜子如同老相识，但是我从没见过它。

在柜子里一个气候多变的角落中，这些书平躺着，而不是竖立着。书本里雷雨交加。随意打开一本书，便会将我带入一个封闭的世界，那里纷繁色彩的云朵正在由变化多端、迷糊幽暗的文字孕育形成。这些色彩变幻不定，不断翻腾。

最后，它们总是变成一种紫色，如同被宰杀后动物内脏的颜色。那些书的名字不可名状且意味深长，和这种不被重视的紫色一样。在我看来，它们一本比一本离奇和亲切。

可是，我在能够拿到那本最好的书之前醒了，哪怕是在梦中我也没来得及触摸一下那几本泛黄的少年读物。

## 冬日夜晚

母亲有时会在冬日的夜晚带我去商店。那时，在煤气路灯的光照中，幽暗而陌生的柏林向前方伸展着。我们只在旧西区逗留，与后来人们偏爱的繁华街市相比，它的街道要更加亲和与朴素。此时，已经看不太清挑楼和柱子了，楼墙的正面则因有灯光的照射而清晰可辨。

不知是煤气吊灯纱罩的缘故，还是因为透明窗饰或白纱布窗帘，虽然房间被灯光照亮了，却并没有暴露什么。这一效果是那种灯光本身具有的。它令我迷恋与神思，并且今天在我的回忆中还是这样。因此，在我收藏的明信片中最令我珍爱的一张是展现了柏林的一个广场的。

广场四周的房屋呈现出一片柔和的浅蓝色，夜空呈现出一片深蓝色，上面还挂着月亮，月亮和所有房屋的窗户作为空白留在硬纸板上。如果将它们对着灯光，就会从云层和窗户中照射进一片金黄色的光芒。

明信片展现的这个地方我并不认识，在它的下方写着：“哈勒门”(Hallesches Tor)。于是，厅堂(Halle)和门(Tor)就汇集起来构成一个明亮的洞穴，我对柏林冬天的回忆就寄托在里面。

## 弯街

那种两边设有充满诱惑和危险的小商铺的拱廊街和长廊，有时会在童话中被提到。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曾很熟悉这样一条购物街，它的名字叫弯街。围着红釉砖墙的游泳池在它最大的拐弯处，那是整条街最昏暗的地方。游泳池每周都要将池子里的水更换好几次，换水时会在大门口贴出“暂停营业”的字样。这

样，我的“刑期”就被延缓了。

于是，我转身来到商铺的橱窗前，让自己被琳琅满目的旧货商品撩得热血沸腾。一家当铺开在游泳池的对面，买卖旧家用物品的人挤满了当铺前的人行道。服装租赁的所在地也在这一带。

一个文具店位于弯街朝西的地方，在看向这家文具店的橱窗时，不知内情的人都将目光停在那些便宜的尼克·卡特小书(Nick-Carter-Heften)上，而我却知道可以在橱窗深处的什么地方将那些有碍风雅的书籍找出来。

没有车辆从这个地方经过，我可以在橱窗前长时间地站着，先做出无邪观望的样子，看看里面的圆规、火漆印泥和账簿，然后猛地向那些纸质造物的怀抱中投去自己的目光。本能将我们身上一种会被证实为最冥顽不化的东西昭示出来，并与之交融。橱窗里的灯笼和玫瑰花饰为这次暧昧的邂逅欢庆。

市立图书馆在离游泳池不远的地方，虽然那里有铁制廊台，但我既不觉得它们高不可攀，也不觉得它们会让人毛骨悚然。我对自己命定的立身所在有了预感，我在走进去之前，就闻到了它的气味。又湿又冷的空气从楼梯间里迎面袭来，此时的我如同被一层薄薄的气流裹在里面。我羞答答地推开铁门，里面寂静的气氛在我尚未完全步入阅览室时，就已开始使我浑身来劲。

游泳池里混在翻腾水声中的嘈杂人声是最令人讨厌的，这种声音传得很远，在游泳池前厅买票的地方都能听到。每个人都必须先买票的地方买代替游泳票的骨牌。之后伸脚跨过池边的围子便意味着与岸上世界进行告别，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能替我挡住池内漫漫大水的东西了。

一位傲慢跋扈的女神住在水里，硬要将我们拉入她的怀中，用她冰冷的乳房喂养我们，直至我们从水面上彻底失去踪影。

冬天，当我走出游泳馆准备回家时，已有人点亮了街上的煤气路灯，这无法阻止我刻意绕道再去一下那个“我的角落”。我宛如要将它当场拿获一般从背后走向它。店铺里的灯也已经亮起来了，照在摆出的货物上的一部分灯光与街上照进的灯光交融在了一起。

橱窗在这重叠交织的光线中显得比白天更充满暗示，这是因为由于我意识到已将今天的差事应付完了，对那些戏谑明信片和小册子上昭然若揭的猥亵内容的强烈关注便产生了。心里那种蠢蠢欲动的东西被我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带到灯下。

是的，我还常常被我的床又带回到那家店铺和弯街上热闹拥挤的人群中。那些老是碰撞我的家伙我又遇到了，但此时的我已经不会在路上将愤然情绪向他们表达出来。

静静的房中因入睡有了安详的气息，顿时，游泳池里那些令我生厌的东西逐渐消散了。

## 色彩

我家花园里有一座废弃了的亭子，那里不再有人光顾，但我却因它五颜六色的窗子而喜爱它。每当我走到亭子里，亲手触摸一块块玻璃时，我便将自己幻化成玻璃上的景色：它时而熊熊燃烧就像烈火一般，时而又尘土蒙蒙；时而微微闪烁就像火苗一般，时而又郁郁葱葱。这如同在用毛笔作一幅水彩画，在一片潮



湿的云彩里，只要我点到哪些事物，这些事物便会将它们的整个身躯朝我敞开。

这类似于吹肥皂泡时的情形。我幻想将自己融入泡沫色彩的晶莹变化中，自己在肥皂泡里飘过整个房间，直至泡沫破碎。

在各处孩子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猎物，在我玩耍珠宝、翻看书籍和仰望天空时，我会将自己迷失在色彩里。在那时候可以买到这样一种巧克力，它们中的每一片都被彩色锡纸包着，在精致的盒子里交错有致地排列。这些小小的被毛茸茸的金线扎住封口的艺术品，闪烁出多彩的光芒，如蓝色和橙黄色、绿色和金色、红色和银色。盒子里排列在一起的巧克力颜色不会重复。

有一天，那五彩缤纷的颜色迎面向我扑来，当时紧紧吸引我目光的那一份甜蜜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与其说这份巧克力的甜

蜜滋味要化在我的舌尖，不如说它想进入我的心田，因为已经有一种更高的感觉压过了我身上那低一级的欲望，在我真正品尝这种甜蜜的诱惑之前让我进入了另一境界。

## 月亮

我们的白昼生活与月亮洒下的光芒无关，似乎这片被摇曳的月光照亮的土地属于一个次地球或反地球的区域。月亮没有作为这个次地球或反地球的卫星，反倒是这个次地球或反地球变成了一颗围绕月亮运行的卫星。时间是它不再起伏的宽阔的胸膛的呼吸。造物主终于回到故乡，可以将被白昼撕掉的寡妇面纱重新为

它披上。我由苍白的从木制百叶窗透进的月光领悟了此道。

时隐时现的月光搅碎了我的睡眠，让我无法静心入睡。如果我醒于月光驻足房间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被移到了室外，因为除了月光之外，房间好像谁也不欢迎。

这时候，首先吸引我目光的是房间里两个乳白色的盥洗盆。白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它们加以注意，然而在月光映照下，那池盆却变得十分不同，尤其令我感到不悦的是池盆上沿绕的一圈蓝边。它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池盆的边缘是编织出来的，上面打着滚边——实际上，池盆的边缘是显出了如同打了细褶的领子一般的皱褶。

两个池盆中间竖立着用与池盆相同的瓷做的圆乎乎的水壶，水壶上面的花纹图案也与池盆的相同。这些水壶在我从床上站起身时，就会叮当作响，接着，在大理石盥洗桌上摆着的碗杯和盆

子也会跟着响起来。

在夜的氛围中听到生命的信号让我感到很高兴——虽然它也只是存在于我自己生命中的回音。但是，这个信号是不可靠的，它以朋友的身份等着欺骗我。在我伸手拿起大肚玻璃瓶将水倒进杯子里的时候发生了这场骗局。

听上去，咕咚咕咚的倒水声与我先放回玻璃瓶、然后再放回杯子时发出的响声完全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从前曾令我心醉神迷的这个“次地球”的每一个地方。我必须再次回到那个世界。这时我总是害怕当我走回床边时，发现自己已经在那里躺着。

这种害怕在我的背再次触及床垫时才会完全消除。然后，我就睡着了。月光渐渐离开我的房间。在我第二次或第三次醒来时，房间常常已经一片漆黑。我的手必须首先鼓起逾越睡眠之墓边缘的勇气，这样才能将躲避梦魇的护墙找到。

我发现，在我和房间因颤动的夜光平静下来以后，除了那个唯一执着不去的问题以外，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存在着世界？世界上为什么存在着事物？我带着惊异领悟到，能迫使我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的东西并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对于我而言，它的不存在一点儿也不比它的存在更值得怀疑。存在眉来眼去地对不存在示意。

当月光还在闪亮时，海洋和陆地与我的盥洗盆相比并没有多么诱人。我的存在仅是从前的我的沉积物。



## 本雅明年表

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

1902 — 1912年

在柏林念Friedrich — Wilhelm(弗雷德里希—威尔海姆) —  
Gymnasium(高中)。1905 — 1907年在图林根州Haubinda(赫



◎ 柏林童年

宾达)教育基地接受培训,思想上深受德国教育革新家Gustav Wuneken(古斯塔夫·沃肯)(1875—1964)的影响。

1912年

高中毕业后在南德弗赖堡进大学研习哲学,同年回到柏林继续哲学专业的学习。

1913年

于圣灵降临节(约5月下旬)生平第一次前往巴黎游玩。

1914年

成为“自由大学生联盟”的主席,同年结识他后来的妻子Dora Sophie Pollak(朵拉·索菲·波拉克)。

1914 — 1915年

写成第一篇文章《谈荷尔德林德两首诗》(1955年发表)。

1915年

结识犹太裔学者Gerhard Scholem(吉哈德·施勒姆)  
(1897 — 1982)。

1915 — 1917年

去慕尼黑继续念大学。

1917年

与Dora Sophie Pollak(朵拉·索菲·波拉克)结婚，并迁往  
瑞士伯尔尼居住。

◎ 柏林童年

1918年

得子Stefan，同年结识Ernst Bloch(布洛赫)。

1919年

在导师Richard Herbertz(理查德·赫伯兹)指导下完成论文《德国浪漫派中的艺术批评概念》，获博士学位。

1920年

返回柏林。

1921年

结交Florians Christian Rang(佛罗里安斯·克里斯蒂安·朗)。

1921 — 1922年

撰写《歌德的亲和力》。

1923年

结识阿多诺；最亲密的朋友 Gerhard Scholem（吉哈德·施勒姆）迁居巴勒斯坦；翻译作品波德莱尔的《巴黎风光》出版；开始写作《德意志悲剧的诞生》。

1924年

5月到10月在意大利 Capri（卡布利）岛上编写一部悲剧剧本；结识 Asja Lacis（阿斯加·拉塞斯）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5年

尝试以撰写的一部悲剧剧本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教授资格，结果失败。

1926 — 1927年

12月至次年1月造访莫斯科。

◎ 柏林童年

1927年

开始写作《巴黎拱廊街》。

1928年

《德意志悲剧的诞生》和《单行道》由Rowohlt出版社出版。

1930年

离婚。

1932年

在4月到7月间首次前往西班牙的Ibiza(伊比萨)岛。

1933年

3月开始流亡巴黎；4月到9月间再次居住在西班牙的Ibiza(伊比萨)岛。

1934年

7月到10月间在丹麦 Svendborg(斯文伯格)的 Skovbos(斯科夫布斯)沙滩造访布莱希特。

1934 — 1935年

10月至次年2月在意大利的 San Remo(圣·里莫)市居住；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法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

1936年

第二次前往丹麦造访布莱希特；书信集《德国人》由瑞士 Vita Nova 出版社以化名 Detlef Holz 出版。

1938年

最后一次前往丹麦造访布莱希特。

◎ 柏林童年

1938 — 1939年

年末及元旦前后在意大利的 San Remo(圣·里莫)与阿多诺最后一次会晤。

1939年

9月至11月被拘禁在法国Nievre(尼维尔)的自由工人营地；《论波德莱尔几个主题》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

1940年

构思《论历史概念》一文的提纲；在霍克海默的周旋下获得担保以及赴美国的签证。6月离开巴黎前往 Lourdes(鲁德斯)，在试图越过比利牛斯山出逃的计划失败后，9月27日在 Port Bou(波特·布)自杀。